

目 录

导 读

- 一、《世说新语》的作者(1)
- 二、《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5)
- 三、《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写照(10)
- 四、《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23)
- 五、《世说新语》的流传与影响(30)
- 六、关于本书的编撰(37)

世说新语

- 德行第一(41)
- 言语第二(60)
- 政事第三(91)
- 文学第四(101)
- 方正第五(137)
- 雅量第六(160)

识鉴第七	(180)
赏誉第八	(192)
品藻第九	(218)
规箴第十	(233)
捷悟第十一	(242)
夙惠第十二	(246)
豪爽第十三	(252)
容止第十四	(258)
自新第十五	(266)
企羨第十六	(270)
伤逝第十七	(274)
栖逸第十八	(282)
贤媛第十九	(290)
术解第二十	(304)
巧艺第二十一	(308)
宠礼第二十二	(314)
任诞第二十三	(317)
简傲第二十四	(335)
排调第二十五	(341)
轻诋第二十六	(355)
假譎第二十七	(360)
黜免第二十八	(365)
俭嗇第二十九	(370)
汰侈第三十	(376)

忿狷第三十一	(383)
谗险第三十二	(387)
尤悔第三十三	(391)
纰漏第三十四	(400)
惑溺第三十五	(404)
仇隙第三十六	(410)

附 录

一、《宋书·刘义庆传》(节录)	(416)
二、《世说新语》旧序、旧题、旧跋六则	(417)
主要参考文献	(420)

国家图书馆

导 读

《世说新语》是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古典名著。其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魏晋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名士风流，广泛反映了这一时期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世说新语》的作者

《世说新语》问世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关于该书的作者，自最早著录此书的《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历代主要史志目录或私家目录均著录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

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①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世说新语》如同《幽明录》《宣验记》，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之作，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另一层意思，就是对《世说新语》的作者提出了“成于众手”的推测，其理由是《宋书·刘义庆传》称其“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此外并没有申述其他理由。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纲要性质的书，且由讲稿缩成文言，所以语焉不详。^②另外，鲁迅在《集外集·选本》一文中也曾说道，《世说新语》“是一部抄撮故书之作”，“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③

实际上，在鲁迅先生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类似疑问。明陆师道序何良俊《何氏语林》有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世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夫检寻赞润，夫岂无人？”清人毛际可序王晫《今世说》亦云：“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缙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

陆、毛二氏虽旨在强调何、王之作的独造之功，却都认为临川幕府诸贤有缙润之助。不过，除此之外，明清以来各种《世说》或《续世说》刊本的序跋及相关评点、评论，均未就《世说》的作者问题提出异议，故陆、毛二氏之论影响甚微。可是，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疑问以来，“成于众手”之说几乎被普遍接受，认为《世说》是刘义庆及其招聚文士共同编撰而成。

然而，鲁迅先生的推测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堪为定论，我们必须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研究。

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其父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的仲弟，封长沙王。因武帝幼弟刘道规无子，遂过继为嗣，袭封为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后出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

史籍中有关刘义庆的生平资料，主要是《宋书》和《南史》中的本传以及其他刘宋皇室的本纪、传记。《宋书·刘义庆传》在叙述其生平仕宦经历及著述后，称其：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近远，《南史》作“远近”）。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史，《南史》作“吏”）。

《南史·刘义庆传》几乎全抄《宋书》，仅略加压缩而已，但提到了著《世说》一事，云：“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

刘义庆的著述，除了《南史》提到的这两种，还有《宋书》和《隋书·经籍志》等书所著录的《刘义庆集》八卷、《徐州先贤传》十卷、《江右名士录》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及不明卷帙的《典叙》，共八种二百六十余卷（除《世说新语》，其他均已佚）。这个数目当然不少，因此有人认为既然刘义庆“才词不多”，加之他年寿不永（只活了四十二岁），生平历任多种文武要职，调动频繁，很少有安定的时间著书，要独立完成这些著作似乎不大可能，这实际上是一种颇为主观的推断。因为这些著述，包括《世说》在内，大多是纂集类著作。算得上创作的只有《徐州先贤传》十卷、《江右名士录》一卷，以及别集八卷，总共不到二十卷。《宋书》本传说他“才词不多”，正是就这类创作性的著作而言的；而“爱好文义”则是指他博览群籍，搜集整理了《集林》《世说》之类编纂性的著作。

《宋书·刘义庆传》在称其“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之后，还有一

句：“然足为宗室之表。”何谓“表”？表者，特出之谓也。《楚辞·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刘义庆自幼为宋高祖（武帝刘裕）所钟爱，常曰：“此我家丰城也。”所谓“丰城”，是以产于丰城的干将、莫邪宝剑为喻，表示对他的爱赏。由此可见刘义庆在刘宋宗室中的特立和出众。他所招聚的这些文学之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是当时文坛的名流，这些人能归附于他，也可以表明刘义庆在当时文人中的影响和位望。

那么，这些文士们是否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编撰呢？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有人依仗自己的权势、地位和金钱，招延卿客文士，著书立说。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算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本传），集体编撰《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即以自己的封号为这部著作命名。不过，到了东汉时期，高诱为此书作注，便已揭明此书是刘安与其诸多门客共同讲论编撰而成的。

临川王刘义庆虽然也是王室贵胄，也曾招聚文学之士，但情形已与淮南王刘安大有不同。其一，临川王没有“三千食客”，没有那么庞大的写作班子。当然，《汉书》所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也许有夸张成分，而《宋书》所举袁、陆、何、鲍或仅列其著者而已，但二者规模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其二，也是更为主要的，临川王招聚的文士，虽以文学著称，但都担任了一定实职，即所谓“佐史国臣”，不像淮南王所养是纯粹的卿客。四人当中，袁淑请为谏议参军；何长瑜为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鲍照亦为国侍郎，后文帝以为中书舍人；只有陆展不详，仅于《宋书·何长瑜传》知其为临川王镇守荆州时的“州府僚佐”。也许，临川王因为爱好文义，招聚这些文学之士，一方面是声气相求；另一方面则是需要依仗他们谋划军政大略，处理文书公务。其三，上述四人在临川王幕府的时间都不长，而且没有同时相聚在一起，与淮南王的宾客长期供养、日夕讲论的情形不同。陆展、何长瑜是荆州时期的僚佐，袁淑仅在江州待了一年多，与临川王相处时间最长的或许是鲍照，从江州

跟随至广陵，也不过三五年时间。因此，他们对临川王的文学事业不可能有太多直接的帮助。

由此看来，“为性简素”、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临川王，招聚文学之士，也许主要是出于协理军政事务的需要。当然，招贤纳士，也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必须重视也乐于为之的事情。刘义庆能够招来这些当时文坛的名流，时常与之切磋文义，当是一大乐事。临川王编撰《世说》等著作，也肯定会与他们切磋商讨，倾听他们的意见，甚至他们也可能向临川王提供有关资料和素材，即所谓“检寻纆润之助”。但这些都是文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只要不是直接参与其事（譬如受托捉刀或分工任事），就不能算是集体创作，不能看作是“成于众手”。

总之，我们应当珍重历史文献的记载，而鲁迅先生所言不过是推测之词，其态度是审慎的，可为一家之言，但不可轻易奉为定论。

二、《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

《世说新语》分类系事，篇幅短小，截取精彩片段，记载轶闻隽语。它是我国笔记小说（或曰文言小说）的典范之作，其文体和风格对后来的笔记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曾批评《世说新语》“虽有剪裁却无结构，故不能称作短篇小说”。很显然，这是以今天的小说观念来观照、审视《世说新语》。我国的小说，有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两个各自独立的发展系统。尽管白话通俗小说自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发端以来，至明清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文言笔记小说。但是，即使是明清时期，文言笔记小说也并没有因为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而走向衰亡，而是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客观事实。

今天的小说观念，乃是以明清白话通俗小说为参照系，并经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竭力倡导和引进西方小说观念而形成的。而笔记小说的源头，则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小说家”。《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东汉初年，桓谭在其《桓子新论》中亦有类似见解：“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从以上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词语，一曰“短”，二曰“缀”。短者，就其篇幅而言，因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而又有“一言可采”，所以它只能是“丛残小语”的“短书”。缀者，连结、拼合之谓也，此乃就其编纂方式而言，因为是“一言可采”的“丛残小语”，故须摭拾采录，把散金碎玉串在一起，即所谓“缀而不忘”。《世说》的编撰，在形式上大体是与此相符的。

可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小说”（小道理）是相对于“大道”（大道理）而言的，这正如“小学”（语言文字之学）是相对于“大学”（治国平天下之学）而言一样。因而，小说家虽然厕身于诸子，却是不入流的，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④。但是，孔子并不鄙视小说家言，认为其必有可观。我们正是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世说新语》及其文体特征与价值。

刘义庆所处的时代，已有大量小说家著作可资借鉴。《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虽早已亡佚，与《世说》类似的笔记小说《魏晋世语》《语林》《郭子》等今亦无存，但与《世说》有密切关系的西汉刘向的《说苑》却保存至今，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二者在文体上大致相同。二书都是分类系事，都采用二字标目，篇幅短小，文字简约。所不同的是，《说苑》偏重政教，内容庞杂，而《世说》专记名士风流，内容更

为纯粹。另外，我们根据今人的辑佚资料，也可以肯定，《世说》与《说苑》《语林》等小说家著作有前后承袭和借鉴的关系。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纂辑旧文”“抄撮故书”，然而这种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的“纂辑”，绝非剪刀加浆糊的“文抄公”所能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创造性的劳动。纂辑者从浩繁的典籍中选取“佳事佳话”，必具审美眼光。纂辑之时，门类繁杂，人物众多，前后照应，并无抵牾。所以《世说新语》虽然“非由自造”，不是刘义庆的原创，却可以看作是他的再创造。我们从《世说新语》的分类即可得到印证。

《世说新语》通行的版本分为三十六门，共一千一百三十则，将魏晋二百年间的各类人物一千五百余人（包括刘孝标注在内）纳入其中^⑤，假如没有独到的审美眼光和高超的剪裁技巧，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先来看看《世说》的门类，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最好的《世说新语》刊本之一，即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其卷帙门类如下：

上卷：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中卷：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下卷：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的立类标目，体现了刘义庆的编撰宗旨，所可注意者有三。

一、孔门四科的突出地位

《世说》首冠“孔门四科”^⑥，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整整一卷，将及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台湾学者傅锡壬认为《世说》首冠四科，源本儒术，他说：“余以为《世说新语》之首四篇，实为全书之中心思想，亦即所谓本体论者也。而其他三十二篇均循此主体而演绎之，或可目为批评论。”并将前四门与后三十二门经纬对照，前后发明。^⑦诚然，《世说》首列孔门四科，这本身即可说明其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书中也确有大量尊崇孔圣和标榜儒家忠、孝、仁、爱思想的内容。但是，这是否就能说明儒家思想为全书的中心思想呢？

实际上，《世说》一书的内容颇为复杂，既尊崇儒学，也不排斥佛、道，甚至有关谈玄论佛的内容，恐怕远远超过尊孔崇儒的内容。“四科”之外，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豪爽、任诞等门，多是记载魏晋名士挥麈谈玄、任诞脱俗的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隽言逸行。甚至在孔门四科中，亦有不少谈玄论道、调和儒道的内容。例如《言语》五十（凡所引原文，皆在门类后用数字注明第多少则，以便查对原书）记庾亮问齐由、齐庄二人“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生而知之），故难企慕”。这与其说是对孔子的崇敬，倒不如说是委婉不恭的嘲谑。

在“四科”之外的诸门类中，蔑视礼教，鄙薄功名，违背纲常，乃至丑化孔儒的言行举止，更是俯拾皆是。“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这是魏晋时代的特征，《世说》正反映了“儒道兼综”的时代特点。

二、《世说》编撰与魏晋时代风尚的关系

《世说》三十六门的分类和设置，与当时人物品题的风气有极大关系。魏晋的人物品题之风肇源于东汉，汤用彤先生曾指出：“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

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风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⑥两晋时代，尤其是东晋时代，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门阀政治，察举制度不复存在，人物品题失去了政治效用，却朝着另一方向——审美效用的方向发展。

这种审美效用的人物品题，重视对人才性器识、风神容止方面的品藻与鉴赏，在《世说》一书中有极其充分的反映。三十六门的设置多是以人物品题和鉴赏为视点而加以区分的：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类型，如“孔门四科”中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自新、栖逸、轻诋、俭嗇等门；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性格，如方正、雅量、豪爽、任诞、简傲、忿狷、谗险等门；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才能，如捷悟、夙惠、术解、巧艺、排调等门；有的则直接为人物品题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企羨等门。

当然，三十六门的立类标目，归根结底还是由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学术风气和士人精神所决定的。譬如，没有玄学论辩和清谈之风，则不可能有言语、文学、排调等门类的内容；没有士流放诞之风，则不可能有雅量、豪爽、任诞、简傲、忿狷、惑溺等门类的内容；没有门阀士族和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也不可能有规箴、伤逝、栖逸、宠礼、轻诋、谗险、仇隙等门类的内容。可见，《世说》的门类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各门类多寡悬殊，既是时代使然，也与文体有关

《世说》各门由若干则短文构成，各门的则数或多或少，相差悬殊，最多的《赏誉》一五六则，最少的《自新》仅二则。三十六门中，一百则以上的言语、文学、赏誉三门，最能代表《世说》的特色，《言语》门以记载清谈为主，《文学》门以记载玄学为主，《赏誉》门以记载人物品

题为主，这些都是魏晋风流的主要内容，最能反映时代特质。二十则以上的诸门，从不同方面更广泛地反映了魏晋时代的道德观念和士人风尚。德行、政事、方正、规箴、贤媛反映了儒家观念诸如仁爱、忠恕、孝友、廉正、刚直、贤淑等当时依然为世人所尊奉；雅量、识鉴、品藻、容止、任诞、简傲、排调、轻诋等门，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魏晋名士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是言语、文学、赏誉等门的生动补充。以上十六门是全书的主体部分，约占五分之四篇幅。其余的二十门，类目虽多，所占比重却极少，内容也较为复杂，多数是魏晋风流的进一步补充，但也有反映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三十六门排列的先后次序，基本上是前褒后贬，渐次递降。

如前所述，《世说》分门别类是时代的产物，也与其文体有关。因《世说》是在纂辑旧文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必然受到文献资料的制约，同时又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这就不免造成各门类之间的不均衡。

三、《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写照

魏晋风流，或曰魏晋风度，是对魏晋士人的精神特质和言行风范的概括。《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集中、充分、生动地表现了魏晋风流，借用书中顾长康的话，可谓是魏晋风流的“传神写照”，而此书恰成了观察魏晋风流的“阿堵”（参见《巧艺》十三）。

“风流”一词，原其本义，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之流。《汉书·董仲舒传》云：“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后来词义有了各种发展：如指英雄豪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毛泽东《沁园春》词亦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句。也指文学风格，嵇康《琴赋·序》云：“体制风流，莫不相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作为

一种“人格美”（冯友兰语，见《论风流》^⑨）意义上的“风流”，一般来说，乃是特指魏晋士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

翻开《世说》，迎面走来的是一群率真旷达、恣情任性的风流名士，诸如玉柄麈尾的清谈家，辨名析理的玄学家，月旦人物的鉴赏家，服药求仙的道士，论道讲佛的高僧，清才博学的文士，芝兰玉树的俊秀，纵酒的醉客，裸裎的狂士……真可谓一幅风流名士的人物长卷。

李泽厚《美的历程》这样写道：“《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轶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扞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先生把《世说新语》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论风流》），宗白华先生则干脆把这个时代称为“世说新语时代”^⑪。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风流，其表现形式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即魏晋名士的谈玄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谈玄之风

谈玄，通常称“清谈”，亦称“清言”，又称“共论”“共谈”“讲论”等。因清谈的内容主要是玄学，故称“谈玄”。

谈玄之风源自东汉太学清议。东汉中叶以来，由于宦官专权和外戚为祸，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动荡，太学生们群聚京师，高言放论，批评朝政，臧否人物，此即所谓太学清议。《后汉书·党锢列传》云：“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到了魏晋时代，由于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的太学清议，一变而为“辨析名理”的名士清谈。

鲁迅先生曾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谈玄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⑫

《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文学》《赏誉》等篇记载了大量谈玄的内容。谈玄是在上流社会尤其是在士族阶层进行的。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崇尚虚玄，士人之间辨名析理，相煽成习，一时形成谈玄之风。《文学》六：“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此则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到了东晋时代，谈玄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从《世说》中所能看到的谈士，名家辈出，诸如王导、谢安、庾亮、殷浩、孙盛、孙绰、王濛、王修、王述、桓温、谢尚、许询、支道林、康僧渊等等，乃至简文帝司马昱也是著名的清谈家。上自帝王大臣，下至士族文人，乃至僧侣道士，相互景慕，流为风尚。谈玄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学问和智力的竞赛，借此可以显示各自的高贵风雅和学养才能。

清谈家们相聚谈玄，其论辩方式通常是在两人之间展开，但也有主客相对或自为客主，临时拈题、四座皆通，两人论辩、一人评判等多种方式。至于谈玄的内容，主要是《易》《老》《庄》所谓“三玄”，以及老庄与圣教（儒教）异同，佛理，“声无哀乐”，“才性四本”等等。谈

玄在当时之所以成为风尚，与其能表现某种风流之美不无关系。《世说》中谈玄所表现出的风流之美，主要有仪容风度之美、论辩叙致之美、言辞声调之美。谈玄者的风度、才华、气势之美，有时竟然使听众为之倾倒喝彩，甚至手舞足蹈，《文学》四十：“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所谓“二家之美”，即支、许二人谈玄的风度之美，在场的人鼓掌欢呼，手舞足蹈，完全陶醉在二人谈玄论辩时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

诚然，魏晋玄学家们谈玄论辩，辨名析理，是一种高妙精微的智力活动，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⑬ 魏晋玄学是在“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桎梏之下的解放与突破，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和思辨的色彩，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座思想文化的高峰。但是，玄学家们整天谈玄论辩，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更有甚者，一些当权者居然“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为了谈玄，国家大事可以抛到一边。因此，后人批评魏晋“清谈误国”，这是值得警醒的。

（二）品题之风

品题，是指对人物的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方面的评论和品鉴，《世说》有时称为“题目”，或简称为“目”，《识鉴》《赏誉》《品藻》等篇专门记载人物品题，另外《言语》《政事》《容止》等篇亦涉及这方面内容。人物品题在《世说》中占有相当比重，是此书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清谈玄理讲究学力与思辨，那么品题人物则重在识力与鉴赏。因而《世说》中的人物品题，往往以对人的洞察远见和精鉴妙赏，并判别其才性优劣、流品高下为旨归。

《品藻》篇多通过比较来评定人物的高下，例如：“诸葛瑾、弟亮及

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第四则）这是说诸葛兄弟并有盛名，但才能有高下之别，分别用“龙”“虎”“狗”比喻其等次先后（仅仅等次之别，并无褒贬之分）。

《识鉴》篇所载人物品题，多强调对人物品性、才能，特别是政治才能的识见与鉴别，这种人伦识鉴，体现了品评者的慧眼卓识。尤其是其中不少对幼童的品题，例如：“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第二十七则）是王胡之对车胤幼时的品鉴，断定其“当致高名”。

然而，最能反映当时品题风气的，还是《赏誉》篇中那些具有审美特点的人物品题。赏誉，即对人物品性、才情之美的欣赏和赞誉。假如说汉末察举的乡党评议主要特点是“评”，那么魏晋人物品题的特点便是“赏”。赏，即认识美，欣赏美，赞誉美。也就是说，魏晋的人物品题是一种审美过程。

首先，在人物品题的语言上极有特点。我们知道，《世说》的语言风格是简约隽永，人物品题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特点，其用语十分简短，讲究对称，多用二字或四字，或者用前后对称的八字，甚至用一字，简练至极。例如：

时称“冯才清，李才明”。（《赏誉》二二）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

（《品藻》八七）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赏誉》十四）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赏誉》七十）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赏誉》一百）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品藻》三六）

从以上举例可见《世说》品题人物用语之一斑。《世说》品题人物所用的词语十分丰富，简直是一个语言的宝库。书中品题人物，很少使用雷同、重复的词语，许多词语前所未见，具有创造性。

《世说》品题人物用语的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人们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和审美概念的丰富性。书中常用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诣等。这里以使用率最高的“清”“神”“朗”三个系列的审美概念略加分析。

清，是《世说》中品题人物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也是称誉人物最高的评价。它所表现的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澄澈明净之美，自然质朴之美，同时还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超逸脱俗之美。例如：“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赏誉》十二）又如：“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容止》五）诸如此类带有“清”字的品题不胜枚举，如清真、清远、清流、清举、清易、清誉、清鉴、清悟、清恬、清淳、清通、清令、清士、清高、清识、清虚、清和、清伦、清选、清中、清蔚、清畅等等，可见表达“清”这一审美概念竟有如此丰富的词汇和蕴义。

神，在《世说》的人物品题中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审美概念。带有“神”的词汇也十分丰富，如神识、神理、神俊、神王（旺）、神宇、神衿、神检、神骏、神锋、神怀、神悟、神意、神姿、神色、神明、神气、

神情、神候、神令、传神、风神等等。它们所表达的乃是一种高深玄妙之美，一种器识明慧之美，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例如：“何晏七岁，明惠若神。”（《夙惠》二）又如：“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赏誉》一〇三）

朗，也是《世说》中人物品题颇为多见的一个审美概念。带有“朗”的词汇，有开朗、卓朗、器朗、高朗、俊朗、爽朗、彻朗、散朗、朗诣、朗畅、朗然等等。“朗”这一审美概念与“清”有相似之处，表达的是一种光亮明畅之美，一种通达清爽之美。例如：“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十四）就是说服五石散，不但能够治病，还能达到一种精神豁然开朗、清爽明畅的境界。又如《赏誉》二十四称裴楷“精明朗然”，《豪爽》三谓王敦自目“高朗疏率”，都是标榜那种潇洒旷达的人格美。

其次，人物品题注重形象化。魏晋人物品题由汉末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转向审美性和鉴赏性，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形象化。翻开《世说新语》，无论是品鉴人物内在的品性才调之美，还是外在的风度仪容之美，多是通过比喻、用形象化的手法加以表现的，使人物的品格之美与自然的物象之美互相契合，达到了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统一。例如：“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二）又如：“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四）《世说》在这类比喻性品题中，有一系列最能契合魏晋人物精神风貌的自然物象，反复出现，经常使用，凝结成一些较为固定的意象，颇能看出魏晋品题人物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这些物象主要包括“松下风”“崖下电”“玉树”“玉人”“鹤”“龙”等等。

松，历来是节操、风骨、森肃、高洁的象征。《世说》人物品题中常用“松”来比喻人格的坚韧与节操，如《赏誉》八载，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该则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云：“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

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悼其风节。”这可以看作“千丈松”的最好注脚。又如同篇第二十则称张威伯为“岁寒之茂松”，该则刘注亦谓其“禀性坚明，志行清朗”。而“松下风”则更表现出人物的凛然气概，如《容止》五称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又称其为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孤松挺立，高风徐引，这既是一种自然美的境界，也是一种人格美的境界。

玉，通常也是象征高洁和仁德之美的，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玉”在《世说》人物品题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有玉树、玉山、玉人、玉举、璞玉、珠玉、丰年玉等一系列用法，或评价人物资质之美，或形容人物仪容之美。如“玉树”，《容止》三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这是比喻夏侯玄与毛曾二人美恶极不相称。蒹葭，即芦苇，不过一种常见的水草而已，而玉树乃是传说中的仙树。《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赏誉》十六称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琼树即玉树），并称他为“风尘外物”，即是说王衍乃神仙中人。再如“玉人”，现在多形容美丽的女性，而《世说》多用来形容男子仪容之美。卫玠、裴楷等都有“玉人”之号，《容止》十二谓：“裴令公（楷）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楷字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卫玠更是风姿俊美，以致被“看杀”。

再如“崖下电”形容人目光有神，“壁立千仞”（或“断山”）比喻人刚正威严，“云中白鹤”（或“九皋鸣鹤”）比喻人孤高超卓，“龙跃云津”“凤鸣朝阳”比喻英彦的人才等等。以上这一系列自然物象所表现的人格之美，多是一种清峻淡远之美，这显然契合了魏晋人崇尚老庄，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和以绝俗为高的人生观。

再次，人物品题对中国美学与文艺批评具有深远影响。魏晋人物品题的风气，对我国的美学与文艺批评（二者有时是相同的）具有十分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又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⑭

魏晋人物品题对我国美学与文艺批评最明显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概念的移用，二是流品的划分。

我国美学或文艺批评的许多重要概念是直接从不物品题中移用、发展而来的。因为人物品题所使用的语汇极其丰富，其中一些便演变发展为美学或文艺批评的概念和范畴。以“风骨”为例，王羲之是《世说》中堪称完美的人物，书中多处称述其风骨之美：《赏誉》称“羲之风骨清举”（第一百则），又称其“清贵人”（第八十则，殷浩语。该则刘注引《文章志》谓“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可见“风骨”在人物品题中，是指人物的风采和气度，而后来移用到美学或艺术作品中，则是指文学或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健有力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风骨》一篇，有云：“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矣；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在人物品题中，与“风骨”相关的语汇还有“风气”“骨气”“风神”“风韵”“风范”等，也多被移用到文艺批评中。《世说》中所见人物品题用语，发展为美学概念或文艺批评范畴的，还有清虚、清远、清通、清和、清婉、玄远、高远、淡远、情致、才情、神情、温润、标鲜、潇洒、淹通、简畅等等。

《世说》人物品题对人物流品优劣的划分，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文

艺批评。钟嵘《诗品》将汉至南朝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庾肩吾《书品》把汉至南朝梁的一百二十三位书法家分为九品，谢赫的《古画品录》把三国至南朝齐的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这些都是人物品题划分流品的方法直接应用于文艺批评的例证。至于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流品划分与以上各书有所不同，它把诗歌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用象征的手法，以诗歌的形式，来体现诗的风格特点，所谓“集美感范畴之大成”。不仅如此，《二十四诗品》中有些品目也源自人物品题，如“自然”“清奇”“精神”“超诣”“飘逸”“旷达”等。《二十四诗品》之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文品”“赋品”“词品”“曲品”“书品”“画品”等，都与人物品题一脉相承。

（三）任诞之风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哲学。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把“独善”的一面推向了极致，几乎达到空前绝后的境地，对中国士人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豪爽》《栖逸》《任诞》《简傲》等篇充分而又生动地记载了魏晋士人的任诞之风。

《世说》所载任诞之风，包括服药、饮酒、裸裎、隐逸等种种特出的言行风尚。他们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作风，有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殊不知这种任诞和放达是魏晋士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老庄哲学的影响之下，为了全身远祸所采取的一种极端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带有消极和颓废成分，但就其精神而言，却又具有某种积极因素和浪漫色彩。这里仅就突出的几种任诞风气略加评论。

1. 服药

这里所谓的服药，是指魏晋名士所服的一种特殊的药物“五石散”。

五石散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英、钟乳石、石硫磺等五种矿石配制而成的（一说有其他配方，如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等），故称。服药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故又名“寒食散”。另外，五石散有很烈的毒性，服后药性发作，必须行走散发，弄不好就会中毒身亡，所以又有“行散”或“行药”的说法。服五石散之风，大概与道教炼丹服药以求延年益寿不无关系。

鲁迅先生曾谓何晏是“吃药的祖师爷”，那么他为什么要服药呢？《容止》二称其“美姿仪，面至白”。《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谓其“好色”，“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书·五行志》亦谓其“好服妇人之服”。根据何晏的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证明王瑶的推论“服五石散后得到的刺激性，有助于房中术，有助于他们性生活的享受”不无道理。^⑤《言语》十四云：“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氏所谓“神明开朗”，不过是把话说得委婉漂亮一些罢了。

诚然，服五石散的原因不只是为了健体强身。服药后要穿宽大的衣服，着木屐，披发行散，这本身已具有一种名士风流，一种放浪脱俗的气派。药性的刺激也许确能给人一种心清神朗的快感，如《赏誉》一五三称王恭偶尔思念王大（忱），“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王恭服药后，看见清晨的露水在晨光中闪闪发亮，桐树刚刚抽出新芽，这一派自然美景契合了他服药后清新愉悦的心境，进而称赏王大（忱）也如眼前这景物一样清新明净。

服药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是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期望通过服药延年益寿。《文学》一〇一：“王孝伯（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又是这位王恭，他之所以欣赏《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两句，大概与他服药行散有某种联系。嵇康《养生论》相信

神仙存在与导养之法，王羲之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晋书·王羲之传》）。可见当时人的确是相信神仙、相信药石可以延年的。通达如嵇康、右军之辈尚且如此，服药风气的流行自不难理解。

2. 饮酒

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也许就无所谓魏晋风流了。《世说》记载魏晋名士饮酒之沉醉、之豪爽、之放达、之超脱，也许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与之比拟。且录几则如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以阮籍相比，籍好酒，曾任步兵校尉）。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二十）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二一）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任诞》二八）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五二）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五三）

这一系列酒徒形象，真是沉醉放浪到了极点！

更有甚者，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字仲容）居然与猪一道饮酒（《任诞》十二）。阮籍可以大醉六十天，晋文帝等欲治他罪，竟然“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刘伶著有《酒德颂》，自称“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他酒瘾上来了，向妻子求酒喝，妻子怜惜他的身体，把酒器都打碎了，要他戒酒，他说：好！但我自己

戒不了，必须当着神灵发誓。于是他妻子供酒肉于神龛，刘伶跪在神前，却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拿起神灵前的酒肉，喝得酩酊大醉。（《任诞》三）

魏晋文人如此沉湎于饮酒，与这一时代文人的命运和遭遇是分不开的。他们表面上狂饮酣醉，放浪形骸，表现得十分放达与超脱，而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与忧愁。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有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醉者未必真醉也。”此言良有以也！

3. 裸裎

《世说》中所见任诞之风，最为极端者莫过于裸裎。《任诞》六：“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裎衣，诸君何为人我裎中。’”刘伶裸体待在家中，人家批评他不当如此，他反而振振有词：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谁让你自己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了。如此放达，实在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然而，“我以天地为栋宇”，却又不能不使人感佩其境界之博大、气魄之恢宏。《西游记》中悟空有云：“若依老孙看时，把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第三十六回）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魏晋时代，并非刘伶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一时风气所尚。《德行》二十三：“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该则刘注引王隐《晋书》云：“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魏晋名士崇尚老庄，标榜自然，裸裎这种极端的放达行为，也许是对儒家名教的反动，无怪乎维护儒家学说的乐广要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

为乃尔也。”

以上魏晋名士任诞放达的种种表现，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外化，这种文化心理的核心便是玄学，亦即老庄哲学。对于魏晋名士任诞之风与老庄的关系，钱锺书先生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晋人之于老庄，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藉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①⑥}冯友兰先生则讲得更为通俗形象，他说：“竹林名士讲老庄，而且受用了老庄。”^{①⑦}所谓“受用”，亦即钱锺书所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魏晋名士越礼脱俗，率真任性，我行我素，无拘无束，他们以这种极端的行为方式，尽情地享受人生，享受生活：服药行散，以强身延年；纵酒食肉，以满足口禄；冶游山水，以娱目怡情……这些虽然是一种消极颓废、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但其精神本源是老庄的“真”和“自然”。这种崇尚“真”和“自然”的精神，在那个时代表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气象：反对虚伪的礼教，蔑视功名利禄，一切顺其自然，不伪饰，不矫情，不为外物所累。这种精神通过种种任诞放达的行为举动，形成一种新的道德风尚和审美理想，对中国士人精神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魏晋名士任诞放达的风气，就其精神而言，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譬如对礼教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等等。

四、《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

《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塑造，二是语言的运用。

（一）《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

塑造，是借用现代小说批评的语汇。现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多是虚构

的，而《世说》所记载的全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没有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然而，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警欬犹存，故用“塑造”一词也是讲得通的。

鲁迅把《世说新语》称为“志人小说”（相对于“志怪小说”），十分准确地把握了它以“人”为中心这一特质。宋人秦果序孔平仲《续世说》有云：“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赅欬。”《世说》既有史之可信，又有小说之可悦目，实介乎文史之间而兼具文史之长。

《世说》所载均为历史人物，根据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全书涉及各类人物，包括刘孝标注在内，达一千五百余人（见注⑤）。汉末至魏晋二三百年的主要人物多活动于其中，明人袁褰《世说新语》序有云：“竹林之俦，希慕沂乐；兰亭之集，咏歌尧风；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之恬镇；解《庄》《易》，则辅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则道林、法深领其乘。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王茂弘、祖士稚之流，才通气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载诸册简。”清人毛际可《今世说》序亦云：“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毫无疑问，作为志人小说的《世说新语》，刘义庆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正如清人钱曾所指出的：“临川变史家为说家，撮略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声欬，如睹须眉。”（《读书敏求记》卷三）

《世说》刻画人物往往通过比较来判定他们的优劣高下，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给人以十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如《德行》十三：“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这则故事描写华歆、王朗二人对于依附搭船之人前后不一的态度，刻画了两人不

同的性格。起初，王朗显得十分慷慨，富于同情心，而华歆则近乎冷酷和自私。但后来贼人追至，情形危急，王朗竟然打算弃之不顾。华歆却说，开始之所以不同意此人搭乘，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如今既然让人搭乘，决不可临危相弃。由此可以看出，华歆不但有识见，而且帮助他人始终如一，不像王朗那样滥用同情，为善不终。《世说》中类似这样通过对比来刻画人物的例子俯拾皆是，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德行》十一）、“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雅量》十五）、“王劭、王荟共诣宣武”（《雅量》二六）、谢安与王坦之赴桓公宴（《雅量》二九）等等。

《世说》善于抓住带有个性化的言行举止，写出人物的神韵。描写人物，状其形貌易，写其精神难。诚然，“形”与“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嵇康《养生论》），此即所谓“传神写照”（《巧艺》十三）。《世说》中不乏这种传神之笔，往往通过一二特异的言行，使人物在简短的篇幅中神情跃然，气韵生动。例如：“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十九）这是著名的王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王羲之与众不同的举动，显示了他的率性任真、自然旷达的神情气韵。再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四七）王子猷“雪夜访戴”也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事例。他雪夜兴起，忽然想起朋友戴安道，便立即命舟前往。行了一夜，来到戴家门口，却并不进门造访而命舟返回，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种举动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自己兴之所至，此中情韵，何等天真！何等通脱！何等超逸！《世说》中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魏晋名士，往往

就是以他们那些放达疏狂的特出言行，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诸如在家裸形的刘伶，醉宿邻妇的阮籍，临死奏曲的嵇康，秋风鲈鱼的张翰，与猪共饮的诸阮，不作致书邨的殷羨……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特征，无不跃然纸上，传神至极。

《世说》尽管篇幅短小，然而却常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例如：“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雅量》一）顾雍遭丧子之痛，却能继续与客下棋而“神气不变”，他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鲜血染红了坐褥，可见他克制了多么巨大的内心痛苦。“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这一细节，生动刻画了顾雍临大事而不乱方寸的坚毅性格。再如人们熟知的王蓝田吃鸡子的故事，其细节描写，更是绝妙无比，令人捧腹。《忿狷》二：“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鸡蛋），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刺，一掷，一碾，一内（纳），一啮，一吐，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和一怒，一瞋的情绪描写，把性情狷急而缺少士大夫雍容风度的王蓝田刻画得惟妙惟肖。

《世说》也有心理描写。在明清小说中，心理活动的描写颇为多见，技巧亦愈臻纯熟。而在“丛残短语”的古小说中，由于篇幅限制，也由于小说处于萌始阶段，心理活动的描写则较为少见。然而，《世说新语》往往见之。例如《文学》五：“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嵇康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作为后起之秀的钟会，撰成了《四本论》，很希望能得到嵇公的赏识和奖掖，当他拿定主意，带着书稿来到嵇康门前的时候，却又担心自己学力疏浅，如果嵇公问难而回答不出便有碍面子。犹豫再三，他决定不当面拜见嵇公，却又不甘于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竟将书稿从门外扔了进去，转身便跑。这里用“欲”“畏”二字，表现了钟

会先是跃跃欲试而后又心虚胆怯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转变过程，可谓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又如《品藻》二五：“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前面说过，魏晋品鉴人物，根据门第官爵德才声望，分出流品等级。名辈题品，一毁一誉，至关重要。温峤听名辈月旦人物，当他听到第一流人物将尽的时候，作者用“温常失色”四字描写了温峤一瞬间的内心活动，表现了温峤企望跻身一流，担心屈居二流，急不可待而又害怕出现不理想的结果这样一种复杂的内心活动过程。人的内心之复杂与广大，是宇宙间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此中最是难测地”（《雅量》二二），《世说》能于尺幅之中使人物心态毕现，殊非易事。

尽管《世说新语》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之上的“体近于史”的“丛残短语”，与后世小说家自出机杼的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人物塑造方面，它与后世小说亦多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时代风气和自身体制的关系，《世说》塑造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传神写意。通过人物的隽言逸行，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人物的神情风貌。即便是一鳞半爪，吉光片羽，不是那么清晰，那么完整，却能显示出云龙神骏的风姿神韵。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长廊里，《世说》所塑造的一系列魏晋风流人物的典型形象，无疑是最具风采、最有魅力、最富于时代特色的。

（二）《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的语言，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宋刘应登称其“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世说新语》序）；明何良俊称其“以虚玄标准，以简远为宗”（《何氏语林·言语篇》小序）；清丁澎称其“隽旨名言，溢于楮墨”（王焯《今世说》序）；今人鲁迅称其“玄远冷隽”（《中国小说史略》）；刘盼遂称其“清新俊逸，咳唾珠玑”（《世说新语笺校》后叙）。日本学者也有类似评价，宝历年间竺常称其“片言以核理，只词以状事，体简而意

渊，语微而旨远”（《世说抄撮》序）；文化年间营原长亲称其“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世说音释》序）。

《世说新语》简约玄澹的语言风格，乃是魏晋时期玄学之风与清谈之风的直接结果。玄学家们探求玄理，讲究玄虚澹远，不落言筌；清谈家们辨名析理，更是讲究“辞约旨达”和词令之美。当然，许多玄学家亦是清谈家，他们这种风尚，既影响了一代学风，也影响了一代文风。“言约旨远”既为时代风尚，而《世说》又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清谈之书，其中有大量名言隽语，是清谈家们讲谈论辩的直接记录。

《世说》中所记魏晋名士的吐属，“玄黄其质，金玉其相，含艳藻于绮心，飘繁英于绣口”（明吴瑞徵《世说新语》序），书中可谓琳琅满目，俯拾皆为珠玑，如：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言语》四一）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言语》四八）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言语》五七）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文学》十八）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学》七五）

《世说》所载的隽言逸行不仅是名士清谈，还记载了不少小儿聪慧

的故事。例如《言语》二：“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科学，但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一个九岁儿童的机警与聪明。

《世说》语言接近口语，保留了不少当时的方言口语。王力先生曾指出：“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言和口语才分了家。在这时期中，只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少数作品是接近口语的。”^⑩例如，书中反复出现的口语语尾助词“馨”（或作“宁馨”“如馨”“尔馨”），犹如现代汉语中的“如此”“这般”“一样”，用于句中，能真切地传达出说话人或感叹、或亲昵、或鄙视等不同语气，如《文学》二十二：“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矐如生母狗馨。’”此则记述王导与殷浩共谈玄理，十分美妙，在坐诸贤如谢尚、桓温等颇有会心，唯有王导的两位属官王濛和王述显得局促不安，一味呆脸看人。因此，桓温讥笑他们就像母狗害怕生人一般。“辄矐如生母狗馨”，本是一句晋时俗语，这里连语尾助词也一并缀上，便活脱脱地表现出桓温说话时的刻薄神态和轻蔑语气。

保存在《世说》中的方言口语颇为多见，如“阿堵”“伧父”“溪狗”“方幅”“乃可”“无容”“小悉”“小却”“可念”“何物”“暗当”“吐下”“才解”“兰阁”等等。这些词语使《世说》的语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因此语言学家十分重视研究《世说》的语言，认为它是中古汉语的“活化石”。这些方言口语，在当时本是极其通俗易懂的，但由于历史的推移和语言的演变，如今多成了我们理解《世说》的语言障碍。

《世说》在修辞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技巧，手法多样，主要有比喻、对比、夸张、双关、对偶、排比、借代、设问、反问、拟声、拟态等。特

别是比喻和对比的运用，在人物品题和清谈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学效果，兹不具论。

总之，《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成就非凡，其语言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由书中人物故事和隽言妙语演变而来，至今仍为我们所常用的许多成语佳句和文学典故看，就足可证明这一点。例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德行》一）；难兄难弟（《德行》八）；吴牛喘月（《言语》二十）；新亭对泣（《言语》三十一）；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五十五）；千崖竞秀，万壑争流（《言语》八十八）；云兴霞蔚（同前）；应接不暇（《言语》九十一）；芝兰玉树（《言语》九十二）；竹头木屑（《政事》十六）；三语掾（《文学》十八）；拔新领异（《文学》三十六）；情文相生（《文学》七十二）；洛阳纸贵（《文学》七十九）；倚马可待（《文学》九十六）；东床快婿（《雅量》十九）；扞虱而谈（《雅量》二十二）；秋风鲈鱼（《识鉴》十）；老生常谈（《规箴》六）；阿堵物（《规箴》九）；绝妙好辞（《捷悟》三）；唾壶击缺（《豪爽》四）；床头捉刀（《容止》一）；鹤立鸡群（《容止》十一）；传神阿堵（《巧艺》十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巧艺》十四）；一往情深（《任诞》四十二）；枕石漱流（《排调》六）；空洞无物（《排调》十八）；渐至佳境（《排调》五十九）等等。

五、《世说新语》的流传与影响

（一）关于书名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异称，即同一书籍有不同的书名，这种现象十分常见。特别是那些流传广泛、版本众多、影响深远的书籍尤其如此。

《世说新语》的书名，通常所见的有《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等几种。据日本学者古田敬一统计，类书中引用此

书，还有《世记》《世纪》《世统》《刘义庆记》《刘义庆说苑》等几种异称^{①9}。另据中国台湾学者杨勇先生引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卷四云：“《世说新语》，宋刊本有作《晋宋奇谈》。”^{②0}如此，则《世说新语》的异称竟达十种之多。不过，古田氏所列《世记》《世纪》《世统》等，他认为“记”“纪”“统”或为“说”之形讹，所以都应视为《世说》^{②1}。而《晋宋奇谈》一名，杨勇认为是“好事藏书家为之，标新取宠，别出心裁而已”^{②2}。因此，这些异称，可以置之不论。

最早注意到《世说》异称问题的，是北宋末年的黄伯思。伯思字长睿，号云林子，官至秘书郎，精通六经子史。其所著《东观余论》卷下有《跋世说新语后》一则，云：“《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右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近出入，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暘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黄氏认为《世说》这一书名源自刘向，因刘向的书已亡佚，而刘义庆同类的书便称为“新书”，而“新语”这一名称可能是“近世所传”。这里所谓的“近世”，一般认为是北宋初年，因汪藻《世说叙录》说：“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但实际上，宋之前已有《世说新语》的名称，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其所著《史通》中已经提到^{②3}。可见，《世说新书》与《世说新语》这两个书名早在唐前已经流行，而《南史》与《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省称为《世说》。自从北宋晏殊对此书删并整理之后，遂以《世说新语》之名流传至今。

（二）笺注与批点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酈道元《水经》

注，李善《文选》注并称为“四大古注”。刘孝标注博综群书，随文施注，引书五百余种，大都无存，故其注极为后人所推崇。宋高似孙《纬略》卷九云：“宋临川王义庆采摭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卷首收录）《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酈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这些都已指出刘孝标注的特点和价值，它不是一般的注解，而是对《世说》的补充，使得义庆原文内容更为丰富，人物更为生动，故事更为完整。因此，刘注历来与《世说》相辅而行，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刘孝标（463—521），原名法武，后更名峻，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人。生于南朝刘宋末年，卒于萧梁中叶，《梁书》《南史》《北史》《魏书》《南齐书》均有传。孝标自幼好学，有“书淫”之谓，生平著述颇多。《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汉书》注一百四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世说》注十卷等。除《世说》注流传至今，其他均已亡佚。

刘孝标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其一，补充史料，发明文意。刘注虽以浩博著称，为《世说》补充了大量史料，但它不是材料的罗列和堆砌，而是根据原文的命意和题旨有选择地辑录材料，增广故实，补充内容，阐发文意。诚如明胡应麟所云：“孝标之注，博赡精核，客主映发，并绝古今。”（《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

其二，考订异说，纠驳原文。因《世说》是采摭旧文纂辑而成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书中人物、事迹难免有异说并存或疏漏之处，孝标多加以考订纠驳。唐刘知幾《史通》多处肯定刘孝标纠驳《世说》之纰缪，

云：“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择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卷十七）又云：“孝标善于攻繆，博而且精。”（卷五）

其三，注明典实，疏释词语。《世说》一书典故和引文甚多，孝标一一为之注明出处，给后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原文极有帮助。刘注重在考订史实，字词的训诂一般较少，但对于一些较为生僻的词语或方言俗语亦间有训释疏解，因孝标与晋宋之世相去未远，故其训释多精到可信，颇为后世珍惜。

其四，先后互见，详略得当。因为《世说》分门别类辑录人物事迹，不仅人物众多，而且分列于各门，纵横交错，有时一则之内涉及人物竟达十余人，如果依次注来，则不胜其繁。刘注采用“互见法”，凡补充人物字里事迹等材料，大体以该人物在该则处于中心地位为准，其他别处再次出现则注明“已见”或“已上见”；而某人物虽首次出现，由于不占中心地位而是连带所及，则于后面该人物处于中心地位时注之，而此处则注曰“别见”，表明此后有注。这样，整个注文也就前后照应、周详严密了。

关于《世说新语》的批点，主要有宋人刘应登、刘辰翁和明人王世懋等人，他们的批语集中反映在明凌瀛初所刻套色印本《世说新语》一书中，这里略加介绍。

刘应登，生卒年未详，据《江西通志》，为南宋末年庐陵安城（今江西吉安）人，字尧咨，景定间进士，因处危亡之世，隐居不仕，著有《耘庐集》。曾校刊过《世说》，序云：“因手校家本，精划其长注，间疏其滞义。”但刘氏校刊本今已无存，好在明凌瀛初刻套色印本将其批语转录。据凌氏印本，刘应登的批语大体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疏通文意，二是训释词语，三是校勘文字，对读者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

人，与刘应登为同里同时人，但影响远在其上。辰翁擅古文，被称为“韩欧后卓然秦汉巨笔”，亦工诗词，格调雄奇豪放，多伤世感时之作。明杨慎《刘辰翁传》称其“生平耽嗜文史，淹博涵深，……士林服其赏鉴之精”。曾系统批评了自《老》《庄》《史》《汉》《世说》以迄唐宋诸大家诗文凡九种，“伦鉴高绝，其所评鹭，脍炙人口”（韩敬《刘须溪先生记钞引》），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堪称前无古人的壮举。刘辰翁对《世说》的批点，凌瀛初刻套色印本及明清多种批点本《世说新语》多已采录。其批点的最大特色，在于他是小说家的眼光来评点《世说》，注重人物的情致和神韵，寥寥数语，却能从品貌特征方面揭示出人物的风神特质。刘辰翁的批点还注意到艺术某种不可言传的神妙之处，提示和引导读者体悟这种味外之旨和弦外之音。其批点语言亦有特色，主要倾向是浅俗明快，略带幽默感，绝无学究气。总之，刘辰翁的《世说》批点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地。

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号麟洲，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大文豪王世贞之弟，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明史·文苑传》称其“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世懋兄弟皆好《世说》。世贞自谓：“余少时得《世说新语》善本吴中，私心已好之。”（《世说新语补旧序》）世懋则“尤为笃嗜，时有批评窜点，覃精绝韦，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乔懋敬《世说新语题词》）。世懋对《世说》的批点亦载于凌瀛初刻套色印本，其特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疏通义庆文意，二是辨正孝标之注，因此与辰翁批点重在艺术阐发不太相同。

另外，明万历十四年（1586）太仓王氏所刊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虽以李贽标目，实际上同时采纳刘辰翁、王世懋诸家批点，且所占比重远在李贽之上，这大约是刻书人借重李贽的名声，以广销路而已。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反对礼教和道学，公然以“异端”自居，著述颇丰。李贽对《世说》的批点，多为短语，如“妙”“好

言语”“无味”“无大味”“大无味”“腐”“不必”“甚不必”等等。前几卷批点较多，愈后愈少，有虎头蛇尾之感，故被疑为时人伪托。

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李卓吾等几家批点先后相承，互为补充，又各有其特色和侧重，而最有建树的是刘辰翁。这是我国最早的小说批点，尽管它还不是十分完善和纯粹，却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影响到其后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的小说评点。

（三）关于“世说体”

《世说》自问世以来，历代“续世说”“新世说”“今世说”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世说体”书系，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清末学者叶德辉跋刘肃《大唐新语》有云：“自临川撰《世说新语》，后仿而作者，代不乏人。”唐宋以还，步武《世说》之作，包括续书与仿作，可谓层出不穷。唐有王方庆《续世说》（已佚）、刘肃《大唐新语》，宋有王说《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等，清有吴肃公《明语林》、章抚功《汉世说》、王晫《今世说》，民国初年尚有叶宗夔的《新世说》。清代甚至还出现了按人物类别编撰的各种“世说”，如李清和严蘅各撰有《女世说》（李书四卷，严书一卷）、颜从乔有《僧世说》，另有佚名的《儿世说》等。

时至今日，内地和港台地区的一些报纸杂志仍辟有“今世说”或“新世说”专栏，刊登一些针砭时事人物的小品短文。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千余年来不仅其自身流传不衰，而且续补仿效之作亦世代不辍，这足以说明“世说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和无穷的魅力。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说：“《世说新语》之文章，代表南北朝之风格，为中国文学史一大流派，亦可谓对《史》《汉》时代文章之一大革命，因一方面表现一种充满哲学意味之社会背景，一方面亦代表一种新文体之诞生。”^{②4}

(四)《世说新语》在日本

《世说新语》与《文选》《蒙求》《白氏文集》等一样，都是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汉籍之一。至今，日本文化圈中仍有研读《世说》之风，各种形式的“读书会”（轮讲会）持续不衰。

《世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以江户时代最为鼎盛，形成了所谓的“世说热”（大矢根文次郎语），这恰好与我国明代同时兴起这一热潮。江户时代出现“世说热”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说》和《世说补》的和刻本（即日本刻本）不断涌现，广为流传；二是以笺注为主的研究《世说》的学者和著作层出不穷，成就卓著；三是出现了用汉文或日文仿效《世说》体例创作的“和世说”。关于江户时代的《世说》刻本，多据汉刻本翻刻，内容、版式乃至序跋一仍汉刻，其中王世贞删定、李卓吾批评的《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大为流行。关于江户时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各类著作达二十余种，这里从略。关于江户时代日本人仿照《世说》体例创作的“和世说”，主要有用汉文写成和日文写成两种类型。用汉文写的，有《大东世语》和《大东世语考》；用日文写的，有《假名世说》《假名世说后编》《世说新语茶》等。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大东世语》。“大东”，即日本之谓；“世语”，即《世说新语》之省。《大东世语》五卷，服部南郭撰，宽延三年（1750）刊行。服部南郭（1683—1759），名元乔，字子迁，号南郭、观翁，京都人。为当时著名汉学家、汉诗人，并精通白话小说，著述甚丰。青年时代酷爱《世说》，并效法刘、何，取日本古籍《大镜》《江淡抄》《今昔物语抄》《徒然草》等，采摘其中名言佳句和人物逸事而为书，后因繁忙而中止。四十年后偶然发现旧稿，乃加以整理，即为此书。此书按《世说》体例编排，凡三十门（缺方正、俭嗇、汰侈、自新、谗险、惑溺六门），内容多为平安、镰仓时代皇族、公家、僧侣、武将的遗闻逸事，语言风格亦踵武《世说》，简约隽永，清新可诵。

明治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出现了多种《世说新语》的现代日语译本，研究的论文和论著大量涌现。关于《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更多情况，可参阅王能宪的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研究》的附录《〈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²⁵。

关于《世说》的版本，因牵涉到本书编撰所选择的底本，将在下一节予以介绍。

六、关于本书的编撰

（一）关于底本

由于《世说新语》流传甚广，其版本众多。南朝至隋唐五代的传本，今已无存，唯有唐写本残卷保存于东邻日本。1915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将其影印回国，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所刊王利器校订影宋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均将罗氏影印残卷附于书后，使得这一珍贵的残卷得以与我国读者见面。

宋代是《世说》大盛的时代，据汪藻《世说叙录》所言，当时有十多种传本，可惜均已无存。流传至今的只有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和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绍兴本今存两部，均藏于日本，其中前田氏藏本已影印回国。淳熙本原为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所藏，现不知去向。元代有刘辰翁批点本《世说新语》八卷，现已无存，唯日本尚有残本，但明人凌瀛初等所刊评点本将其评点保存了下来。

明代是《世说》空前盛行的时代，各种刻本层出不穷，保存至今的有近三十种，主要的有嘉靖十四年（1535）袁褫嘉趣堂刻本；凌瀛初刻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懋评套色印本；太仓王氏刊行李卓吾批点本等。另，何良俊撰有《何氏语林》，经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与《世说新语》删并合刊，扩大了《世说》的影响。清代没有出现新的整理和批点

本，只有周心如纷欣阁刊本和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他们做了一些校勘工作，是正了宋、明刻本中的讹误。

以上是历代《世说》版本流传的大致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影印本和笺注本。影印本主要有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和1962年中华书局的影宋本，这两种都是影印日本现存的宋绍兴本，前者为王利器断句校订，订正了不少宋本之讹误；后者为线装本，一仍其旧。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贤讲舍本，此本除收录了王本原有的《考证》《引书目》《佚文》等，又收入汪藻《世说叙录》及唐写本残卷等多种参考资料。2015年浙江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了国家图书馆藏明凌濛初刻套色印本，为“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之一种。笺注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两种，即1983年出版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1984年出版的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前书重在考证，后书侧重词语训释。另外，近年来各种选本、译注本层出不穷。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体例要求，“选择史有定评的晚近注释本或当代名家的整理本作为底本”。据此，本书选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为底本，参校本主要有四种：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思贤讲舍本；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实际上就是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日本所藏宋绍兴本；三、华宝斋影印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以上三种，宋、明、清三代各有一种代表性善本）；四、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等多种今人校注本。

另外，通行的版本，刘孝标注与刘义庆《世说》相辅而行，而本书限于体例，只能将刘注割爱，但在注释和点评中尽量采用其有价值的史料和注解。而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李贽诸家批点亦多采摭（另有凌濛初、钟惺、袁宏道、王世贞、方苞等），凡所采用多以“某某评曰”

的形式载于正文旁侧，一律不注明出处（因其多集中载于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这些历代评家的批点，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还能了解古人是如何欣赏和评价《世说》的。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谨表谢忱！

（二）关于选目

根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体例的要求，本书精选《世说新语》337则，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全书36门，共1130则）。各门类均有入选，以体现其完整性和全面性。每则正文之前，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其在各门中的位序，以便查阅原文。选录的内容，以能够反映魏晋风尚而又具有历史、时代价值为旨归。

-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6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②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云：“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豫，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
- ③ 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④ 参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十家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 ⑤ 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第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⑥ “孔门四科”原是孔子对门人才能类型的划分，《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汉书·郑玄传》云：“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刘劭《人物志·序》亦称：“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这便是所谓“孔门四科”的由来。
- ⑦ 参见傅锡壬《〈世说〉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载《淡江学报》第12卷（1974年）。
- ⑧ 汤用彤《读〈人物志〉》，原载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121期，1939年。后收入《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 ⑨ 冯友兰《论风流》，《哲学评论》第9卷第3期，1944年。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⑩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⑪⑭ 参见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原载《星期评论》1940年第10期，后收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⑫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第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⑬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⑮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⑯ 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12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十九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⑱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修订本。
- ⑲⑳ [日]古田敬一《类书等所引世说新语について》，昭和二十七年（1952）《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三号。
- ㉑㉒ 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台湾《东方文化》第八卷第二期。
- ㉓ 参见刘知幾《史通·外篇·杂说中》：“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
- ㉔ [日]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之文章》，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上海《国文月刊》第六期所载纪庸译文。
- ㉕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一文，另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另外，2019年，凤凰出版集团出版了张伯伟编著的《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全15册），收集17—19世纪日本人对于《世说新语》所作的笺注共24种，同时附录日本人模仿《世说新语》用汉文创作的“和世说”5种，可资参考。

世说新语

德行第一

《世说新语》首列“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既表明了编辑宗旨，也反映了时代风尚。魏晋时代玄学大盛，儒学亦受尊崇。《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有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注疏》卷十四）本篇所载，多为忠义、孝行、礼让、节俭等故事。

《德行》篇凡 47 则，入选 19 则。

求贤若渴，急切之态，如在目前。

1. 陈仲举言为士则^[1]，行为世范，登车揽辔^[2]，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3]，至，便问徐孺子所在^[4]，欲先看之^[5]。主簿白^[6]：“群情欲府君先入廨^[7]。”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8]，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注释]

[1] “陈仲举言为士则”二句：陈仲举名蕃，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少有大志，常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下文“有澄清天下之志”即此意。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意谓陈仲举品德高尚，言论可以做读书人的准则，行为可以做当世人的模范。 [2] 登车揽辔：比喻走马上任。揽，执。辔，御马的缰绳。 [3] 豫章：即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太守：郡的行政长官。 [4] 徐孺子：名稚，字孺子，东汉豫章人，为当时名士，超凡绝俗，不肯为官，陈仲举十分敬重他。今江西南昌有孺子路以纪念他。 [5] 看：拜访。 [6] 主簿：官职名，负责掌管文书。白：禀报。 [7] 群情：大家的心意。府君：汉代称太守为府君。廨（xiè）：官署，衙门。 [8] 武王式商容之间：意指周武王礼贤，亲自驾车到商容居住的地方。陈仲举表明自己要仿效先贤，未入官署先去拜访徐孺子。式，同“轼”。商容，商代贤人，纣王时曾为大夫，因直言被贬。闾，指里巷。

[点评]

此则赞扬陈蕃礼贤下士，刚一到任，还没跨进衙门，便先去拜访当地贤人徐孺子。刘孝标注引袁宏《后汉纪》

曰：“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故唐王勃《滕王阁序》有云：“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2. 周子居常云^[1]：“吾时月不见黄叔度^[2]，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3]。”

[注释]

[1] 周子居：名乘，字子居，东汉汝南安城（今河南原武镇）人，曾为泰山太守，有惠政。 [2] 时月：时日，几个月。黄叔度：名宪，字叔度，东汉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出身贫寒，颇有德行。 [3] 鄙吝：庸俗而吝啬。

[点评]

此则以周子居之语彰显黄叔度品格之高。周语与黄庭坚所谓“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言语无味”，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郭林宗至汝南^[1]，造袁奉高^[2]，车不停轨^[3]，鸾不辍轭。诣黄叔度^[4]，乃弥日信宿^[5]。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6]，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王世懋评曰：“叔度直是难窥究竟，雅量第一。”

[注释]

[1] 郭林宗：名泰，字林宗。东汉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

人，博学有德，弟子数千人。汝南：汉郡名。 [2] 造：拜访，造访。袁奉高：名闾（láng），字奉高，与黄叔度同为汝南慎阳人。 [3] “车不停轨”二句：意谓停车时间极短，系在车轭上的铃还在摇动震响。轨，指车轮。鸾（luán），系在车轭上的铃。轭（è），套在马脖子上的曲木。 [4] 诣：造访，拜访。 [5] 弥日：连日。信宿：再宿。 [6] “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b i）”以下五句：比喻叔度器量深广，不可推测。陂，水塘。器，气度。

[点评]

此则通过郭林宗对袁奉高和黄叔度二人态度的对比，表明其对黄叔度气度的推崇。此实开魏晋人物品题之先河。

4. 李元礼风格秀整^[1]，高自标持^[2]，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3]。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4]，皆以为登龙门^[5]。

[注释]

[1] 李元礼：名膺，字元礼，东汉襄城（今河南襄城）人。为人有节操，时人称：“天下楷模李元礼。”官至司隶校尉，当时朝廷纲纪废弛，他独持法度，以声名自高。风格秀整：风度出众，品格端庄。 [2] 高自标持：自负高尚。 [3] 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意谓李元礼要以儒家礼教为准绳，以辨明天下是非为己任。名教，儒家礼教。《类书纂要》：“躬行礼义人伦名实之教，谓之名教。” [4] 升其堂：登上他的厅堂，意指有机会接受其教诲。 [5] 登龙门：比喻得到李膺的接纳认可而声名大振。刘孝标

注引《三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点评]

李膺是汉末名臣，为士人所仰，与荀昱、杜密等人被称为“八俊”。《后汉书·李膺传》称：“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登龙门”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唐李白《与韩荆州书》有云：“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7. 客有问陈季方^[1]：“足下家君太丘^[2]，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3]？”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4]，上有万仞之高^[5]，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6]，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比喻舍而不露，绝妙！

[注释]

[1] 陈季方：名谌，字季方。其父陈寔，字仲弓，东汉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桓帝时官至太丘长，为官清廉。父子皆有高名。 [2] 家君：父亲，对自己或他人父亲的尊称。太丘：陈寔曾为太丘长，这里以官位代称。 [3] 荷：膺受，享有。 [4] 阿（ ）：山的拐弯曲隅之处。 [5] 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汉制七尺为

一仞。万仞形容极高。 [6] 沾：滋润。

[点评]

此则写陈季方以桂树生泰山之阿比喻其父德行之高，且出于天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曰：“枚乘《七发》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囷，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季方之言，全出于此。魏、晋诸名士不独善谈名理，即造次之间，发言吐词，莫不风流蕴藉，文采斐然，盖自后汉已然矣。”

9.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1]，值胡贼攻郡^[2]，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3]，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4]，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5]，一郡并获全^[6]。

义正辞严！

无颜之状如在目前。

道义的力量！

[注释]

[1] 荀巨伯：东汉桓帝时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生平不详。 [2] 胡：古时对西方及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3] 败义：损害道义。 [4] 委：舍弃。 [5] 班军：班师，调回出征的军

队。 [6] 获全: 得以保全, 免遭战争伤亡。

[点评]

通过荀巨伯与友人的对话, 以及入侵的“胡贼”的感叹, 突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 我中华诚为礼义之邦!

11.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1], 见地有片金, 管挥锄与瓦石不异, 华捉而掷去之^[2]。又尝同席读书^[3], 有乘轩冕过门者^[4], 宁读如故, 歆废书出看^[5]。宁割席分坐^[6], 曰: “子非吾友也!”

一视而不见,
一心有所动。

一宁静淡定,
一追求富贵。

[注释]

[1] 管宁: 字幼安, 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 管仲之后。少时与华歆同学。后避乱辽东讲学, 入魏, 征辟不就。《后汉书》有传。华歆: 字子鱼, 平原高唐(今山东高唐)人。桓帝时任尚书令, 后依附曹操, 入魏官至太尉, 封博平侯。《三国志·魏书》有传。 [2] 捉而掷去之: 捡起来再扔掉。捉, 握持。 [3] 同席: 同坐。席, 坐席, 古人坐具。 [4] 轩冕: 古代大夫以上官员乘轩服冕。这里指达官贵人。轩, 车。冕, 礼帽。 [5] 废书: 放下书本。 [6] 割席: 分席而坐。后世称与朋友断交为“割席”, 典出于此。

[点评]

管宁与华歆二人“园中锄菜”与“同席读书”，面对同一件事物而有不同举动，其志趣与性格之不同立判。此则具有识鉴与品藻的意味。

刘辰翁评曰：“管胜华，华复胜王，人不可以无辨。”

13.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1]，有一人欲依附^[2]，歆辄难之^[3]。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4]。歆曰：“本所以疑^[5]，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6]，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7]。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注释]

[1] 华歆：见上则注。王朗：字景兴，东海郡郟（今山东郟城）人，汉末为会稽太守，入魏官至司徒，封平乐乡侯。 [2] 依附：这里指搭船。 [3] 辄：立即，就。难（nàn）：拒绝。 [4] 舍：丢弃。 [5] 疑：迟疑，犹豫不决。 [6] 纳其自托：接受了他的请托，指同意他搭船。 [7] 拯：救助，相助。

[点评]

此则以华歆、王朗前后言行的对比，称赞华歆在危急之际，冷静处事，重人所托；指责王朗轻然诺，背信弃义，为德不终。

14.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1]。家有一李树，

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2]。值祥私起^[3]，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刘应登评曰：“临沂王氏，衣冠极盛，与六朝相始终，皆祥之家，岂非孝友之报？”

[注释]

[1] 王祥：字休微，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曹魏时秀才，任大司农。入晋，官至太常、太保。王祥事继母至孝，有卧冰求鲤等传说。 [2] 暗斫（zhuó）：偷偷地砍杀。 [3] 私起：因小便起床。私，小便。

[点评]

此则写王祥谨事后母，其至孝之心终使后母感悟。《晋书·王祥传》亦载其尽孝之事：“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王祥孝母事已列入“二十四孝”，影响深远。

15.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1]，每与之言，言皆玄远^[2]，未尝臧否人物^[3]。

钟惺评曰：“‘至慎’二字，说向嗣宗身上，惊人。具眼卓识，嗣宗知己。”

[注释]

[1] 晋文王：司马昭，字子上，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懿次子。魏曹髦在位时，为大将军，专擅国政，赐封晋公。死后，其次子司马炎篡魏，追尊为文皇帝。阮嗣宗：阮籍，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著名文学家，曾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步兵校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谈玄学、纵酒，行为狂放，不拘礼法。 [2] 玄远：奥妙深远。 [3] 臧否（z ā ng p ī）：褒贬，评论。

[点评]

《晋书·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可见，阮籍不批评他人短长，实际上是他全身远祸的法宝。正如鲁迅所言：“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由此可见嵇、阮二人之不同。

21. 王戎父浑^[1]，有令名^[2]，官至凉州刺史。浑薨^[3]，所历九郡义故^[4]，怀其德惠，相率致赙

数百万^[4]，戎悉不受。

[注释]

[1] 王戎：字濬冲，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与阮籍、嵇康等为友，为竹林七贤之一。后官至司徒。其父王浑，字长原，有才望，历任尚书、凉州刺史等。 [2] 令名：好名声。 [3] 薨（hōng）：古代王侯去世称“薨”，王浑曾受封为贞陵亭侯，故其死称薨。 [4] 九郡：指凉州统辖区域。据《晋书·地理志》，凉州管辖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八郡，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里“九郡”应作“八郡”。但也有说《太平御览》引此作“州郡”，认为“九”是“州”的误字。义故：义从和故吏，指自愿随从的旧属部下。 [5] 致：赠送。赙（fù）：丧礼。

[点评]

此则写王戎遭父丧而不受赙礼，可见其父德望之高，亦见王戎当时之清廉。《晋书·王戎传》亦云：“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然而，王戎晚年却爱财而又吝啬，可参见《俭嗇》篇“司徒王戎既贵且富”等则。故王世懋评曰：“晚节乃握牙筹，钻李核。”

元好问评曰：“名教有乐地，诗书皆雅言。”

23.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1]，皆以任放为达^[2]，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3]：“名教中自有乐地^[4]，何为乃尔也^[5]？”

方苞评曰：“人而裸体者，与禽兽何异！”

[注释]

[1] 王平子：名澄，字平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任荆州刺史。《晋书》有传。胡毋彦国：姓胡毋，名辅之，字彦国，西晋泰山郡奉高县（今山东泰安北）人，曾任湘州刺史。《晋书》有传。 [2] 任放为达：行为放纵，不拘礼法，以此为通达。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云：“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3] 乐（yuè）广：字彦辅，晋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历任侍中、河南尹、尚书令等，名望很高。《晋书》有传。 [4] 名教：儒家礼教。乐地：使人快乐的境地。 [5] 乃尔：如此。

[点评]

魏晋时代，由于社会动荡，政治环境险恶，士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行为放浪，纵酒裸形，并以此为通达，即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而乐广则与此相反，提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加以指责，认为不应当如此放荡不羁。乐广此言在《晋书·乐广传》中亦有记载。

27.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1]，未及上^[2]，住泊青溪渚^[3]，王丞相往看之^[4]。时夏月，暴雨卒至^[5]，舫至狭小^[6]，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7]。王曰：“胡威之清^[8]，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9]。

一“即”字，既彰显周镇之清廉，亦表明丞相之果断。

[注释]

[1]周镇：字康时，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临川郡守，颇有政绩。都：指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2]未及上：来不及上岸。 [3]住泊：停泊。青溪渚：水名，吴大帝赤乌四年（241）修凿，发源钟山，接于秦淮。在今江苏南京东北。 [4]王丞相：王导，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辅助晋元帝经营江左，曾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后任丞相，号称仲父。元帝死，受遗诏辅佐明帝，后又辅佐成帝。历事三朝，恭谨自励。 [5]卒（cù）：同“猝”，突然。 [6]舫：船。 [7]殆：几乎。 [8]胡威：字伯武，晋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武帝时官至青州刺史，亦颇有清誉。晋武帝曾问胡威与他父亲相比谁更清廉，威答道：“臣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9]为吴兴郡：担任吴兴郡守。吴兴郡，治所在今浙江湖州。

[点评]

儒家推崇廉政，周镇为官清廉，丞相目睹其实，当即委以新职，给这位已经退休的郡守再施德政的机会和舞台。这种任人唯贤的作风和上下级关系是值得称道的！

28. 邓攸始避难^[1]，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2]，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3]，妾具说是北人遭乱^[4]，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5]。攸素有德业^[6]，言行无玷^[7]，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注释]

[1] “邓攸始避难”以下三句：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襄汾县襄陵镇）人。其弟早死，留下一子交邓攸抚养。闵帝建兴年间，石勒起兵，攸与妻携子、侄南逃，危难中觉得势难两全，遂舍弃自己的儿子，保全弟弟的儿子。全，保全。[2] 取：同“娶”。[3] 讯其所由：问其来历、身世。[4] 具说：陈述。[5] 甥：这里指外甥女。[6] 德业：德行。[7] 玷：美玉中的斑点，比喻污点、过失。

[点评]

通过邓攸逃难弃子与不复畜妾两件事，赞扬其德行。《晋书·邓攸传》对此事原委记载得颇为详尽，曰：“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攸弃子之后，妻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畜妾，卒以无嗣。”

31. 庾公乘马有的卢^[1]，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2]，古之美谈。效之^[3]，不亦达乎^[4]？”

[注释]

[1] 庾公：指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好老庄之学，有德望。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死后追赠太尉。
 的卢：马名。据伯乐《相马经》：“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 [2]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令尹。据贾谊《新书》记载，孙叔敖小时候在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回家哭着对母亲说，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会死掉，今天被我看见了。母亲问他蛇在哪里，孙叔敖说，我怕后面的人再看到它，就把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心肠好，一定会有好报，不用担心。” [3] 效：仿效，学习。 [4] 达：通达。

[点评]

此则称述庾亮品德高尚，不肯转卖凶马，以免移祸他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晋书·庾亮传》亦载此事：“初，亮所乘马有的卢（卢），殷浩以为不利于主，劝亮卖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惭而退。”

32. 阮光禄在剡^[1]，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2]？”遂焚之。

[注释]

[1] 阮光禄：即阮裕，字思旷。东晋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

宗白华评曰：“这是何等严肃的责己精神！然而不是由于畏人言，畏于礼法的责备，而是由于对自己人格美的重视和伟大同情心的流露。”（《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人，历任东阳太守、尚书郎等，后被召为金紫光禄大夫，不肯就任，但世人仍用此官名称呼他。剡：即剡县，治今江苏常熟北。阮裕去职还家，住在剡县。 [2]何以车为：要车何用。“何以……为”是文言文表示反问的常用句式。

[点评]

阮裕因人家不敢向他借车，便将车子焚烧了。李贽评论说：“好名多事。”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律己极严、要求极高的道德境界。本来，他的车是“借者无不皆给”的，但这位借车葬母者，心中有所顾忌，欲借而不敢开口。当阮裕得知此事，他首先是反省自己，认为还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让人心存顾虑，与其这样，还要车干什么，于是干脆把车子烧了。

刘辰翁评曰：
“使人想见其度，益
叹其真。后人矜饰
旷废，皆当愧死。”

36. 谢公夫人教儿^[1]，问太傅^[2]：“那得初不见君教儿^[3]？”答曰：“我常自教儿^[4]。”

[注释]

[1] 谢公夫人：指谢安的妻子。刘孝标注引《谢氏谱》：“安娶沛国刘耽女。” [2] 太傅：指谢安。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隐居会稽东山，后应召为桓温的司马。历任尚书仆射、中书令等，卒赠太傅，世称谢太傅。 [3] 那得初不见君教儿：意谓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训儿子？初不，一点也不。 [4] 我常自教儿：指自己为人处世，都是儿子所能看到、听到的，可以使儿子仿效，是一种身教。

[点评]

此则写谢安以身教子。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是自古以来教育子女最有效的方法。谢公夫人所谓的“不见君教儿”，是为言教；而太傅所言“常自教儿”，即是身教。

40. 殷仲堪既为荆州^[1]，值水俭^[2]，食常五碗盘^[3]，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4]。虽欲率物^[5]，亦缘其性真素^[6]。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7]，云我豁平昔时意^[8]，今吾处之不易^[9]。贫者^[10]，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注释]

[1] 殷仲堪：陈郡（今河南周口淮阳区）人，能清言，善属文。孝武帝时任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2] 水俭：因水灾而年成不好。俭，歉收。 [3] 五碗盘：当时一种小型食器，由一个托盘和五只碗组成。 [4] 啖（dàn）：吃。 [5] 率物：为人表率。 [6] 真素：真诚无饰，质朴。 [7] 受任方州：接受任命为一方州郡的行政长官。 [8] 豁平昔时意：抛弃平时一贯做人的原则。豁，舍弃。 [9] 处之不易：坚持一贯的做法而不改变。 [10] “贫者”以下四句：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不能因为登上高枝就抛弃根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常，常态。尔曹，汝曹，尔等，你们。其，表命令、劝告的语气副词。

[点评]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殷仲堪不仅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而且教育子弟不忘根本。更难能可贵的是，担任了高官，而不改变自己做人的本色。

44. 王恭从会稽还^[1]，王大看之^[2]。见其坐六尺簟^[3]，因语恭：“卿东来^[4]，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5]。”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6]。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7]，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8]，恭作人无长物^[9]。”

刘辰翁评曰：“无紧无要，有襟有度。”

[注释]

[1] 王恭：字孝伯，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任中书令，青、兖二州刺史，为人清廉。会稽：郡名，郡治在今浙江绍兴。 [2] 王大：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也称阿大，是王恭同族的叔父，官至荆州刺史。 [3] 簟（diàn）：竹席。 [4] 卿：六朝时代，长辈称晚辈，或同辈熟人间的亲热称呼。东来：从东边来。会稽位于东晋国都建康的东南。 [5] 一领及我：送我一条。领，量词。 [6] 荐：草垫。 [7] 谓：以为，认为。 [8] 丈人：古时晚辈对长辈的尊称。悉：了解，熟悉。 [9] 作人：做人。长（zhàng）物：多余的东西。

[点评]

王恭“身无长物”，不仅清廉，且性情率真，将仅有的竹席送给了叔父王大；而王大以为竹席是王恭担任郡守的地方特产，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便向他索求了一领。但当王大得知实情，大为惊讶，叔侄间的一番对话，令人动容。贪官污吏闻此能不汗颜乎？

国家图书馆

言语第二

《论语·先进》：“言语：宰我、子贡。”《孟子·公孙丑上》亦云：“宰我、子贡，善为说辞。”由此可知，宰我、子贡二人在孔门弟子中属能言善辩者。而“言语”在“孔门四科”中位列第二，可见培养学生才思敏捷、善于辞令是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魏晋时代，儒学式微，玄风大畅，辨名析理，日夕讲论，形成了清谈的风气。本篇生动记录和体现了魏晋名士谈玄论辩或日常应对中的语言艺术，可谓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言语》篇凡 108 则，入选 31 则。

2. 徐孺子年九岁^[1]，尝月下戏^[2]，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3]，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刘辰翁评曰：
“此语极未易！”

[注释]

[1]徐孺子：参见《德行》篇“陈仲举言为士则”条注。 [2]戏：玩耍。 [3]若令：如果，假使。物：指人和事物。传说月亮里有嫦娥、玉兔、桂树等。

[点评]

月亮有阴影，如果没有这个阴影部分，当会更加明亮，这本是合乎逻辑的推断；但年仅九岁的徐孺子却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譬如人的眼睛有黑色的瞳仁，如果没有这个瞳仁必然不明，令人顿觉新奇。这虽不一定符合科学道理，但其回答机敏，而又富天真童趣，令人叫绝！

3. 孔文举年十岁^[1]，随父到洛^[2]。时李元礼有盛名^[3]，为司隶校尉^[4]。诣门者^[5]，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6]。文举至门，谓吏曰^[7]：“我是李府君亲^[8]。”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9]？”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10]，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11]。”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

凌濛初评曰：“机锋太迅，大自佳。”

至^[12]，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13]，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踖蹙^[14]。

[注释]

[1] 孔文举：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历任北海相、少府、太中大夫等职。因多次反对曹操而被害。 [2] 洛：洛阳，东汉京城。 [3] 李元礼：参见《德行》篇“李元礼风格秀整”条注。 [4] 司隶校尉：官名，是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的监察官。 [5] 诣门者：前来拜访的人。 [6] 清称：有清高声誉的人。中表：指中表亲，与父亲的姐妹的子女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的亲戚关系。通：通报。 [7] 吏：门吏，看门的差役。 [8] 李府君：称李元礼。 [9] 仆：谦称。 [10] 先君：祖先，与下文“先人”同。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伯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师资之尊：这里指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制的事。 [11] 奕(yì)世：累世，世世代代。通好：交好。 [12] 太中大夫：掌管论议的官。陈韪(wēi)：《后汉书·孔融传》作陈炜。 [13] 了了：聪明，明白通晓。 [14] 踖蹙(cù jí)：局促不安的样子。

[点评]

孔融十岁，拜见李元礼，如此从容大方，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当人讲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时，他针锋相对，随口予以反击：“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令对方十分难堪。

5. 孔融被收^[1]，中外惶怖^[2]。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3]，了无遽容^[4]。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5]，二儿可得全不^[6]？”儿徐进曰^[7]：“大人岂见覆巢之下^[8]，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9]。

刘辰翁评曰：
“语自可伤！”

[注释]

[1] 孔融被收：指孔融被曹操逮捕一事。 [2] 中外：朝廷内外。 [3] 琢钉戏：一种小孩玩的游戏。 [4] 了无遽(jù)容：一点也没有恐惧的样子。了，完全。 [5] 冀：希望。身：自身，自己。 [6] 全：保全。 [7] 徐进：从容上前。 [8] “大人岂见覆巢之下”二句：您难道见过倾覆的鸟巢，还会有完好的鸟蛋吗？比喻主体倾覆，依附之物不能幸免，必受株连。大人，对父亲的尊称。完卵，完整的卵。 [9] 寻：不久。

[点评]

孔融的两个孩子在父亲被抓时从容不迫，当父亲向抓他的人求情，希望能保全两个幼小的孩子时，不料孩子却说出这样颇有见识和哲理的话来。孔融之子在仓促间所说的话，不仅语言贴切，尤见其教养与胆识。

6.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1]。客有问元方^[2]：“府君何如^[3]？”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4]？”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

凌濛初评曰：“刑辟之招，政未必不在盛德。世途足慰，是非何常！”

称：“二人同心^[5]，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不能答^[6]。”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7]，尹吉甫放孝子伯奇^[8]，董仲舒放孝子符起^[9]。唯此三君^[10]，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注释]

[1] 颍川：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中部地区，治所在许昌。
髡(k n)：古代一种刑罚，剃去男人的头发。陈仲弓：陈寔，字仲弓，东汉颍川人。曾任太丘长，时称陈太丘。为官清廉，死后赴吊者三万余人。据《后汉书·陈寔传》记载，陈寔少时隐居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遂被捕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又因党锢牵连，寔自请就狱，遇赦得出。刘孝标注，谓寔有盛德，不可能招致刑辟，驳斥受髡一说是为“东野之言”。[2] 元方：陈寔少子。[3] 府君：这里指颍川太守。[4] 家君：对父亲的尊称。[5] “二人同心”以下四句：见《周易·系辞上》，比喻二人之间彼此相知，志同道合。言下之意是说，高明之君和忠臣孝子是同心的、一致的。故下文说“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金，金属。臭(xiù)，气味。[6] 但：只，仅仅。因伛(y)为恭：讥笑元方无言可答，便借假装出不屑于回答的样子。就好比一个驼背的人直不起腰来，却假装是对人表示恭敬而弯腰。伛，驼背。[7] 孝己：殷代君主高宗武丁之

子。他侍奉父母最孝顺，后来高宗受了后妻的迷惑，把孝子放逐致死。 [8] 伯奇：周代卿士（王朝的执行官）尹吉甫之子，侍奉后母非常孝顺，却遭后母的诬陷，被他父亲放逐了。 [9]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历任江都相、太中大夫等职。董仲舒放逐孝子符起一事不详。 [10] 君：与下文“三子”之“子”都是对人的尊称。

[点评]

此则写陈元方引用历史典故巧妙地解释了父亲被颍川太守处以髡刑一事，既不触犯太守，又维护了父亲的声誉。同时也说明社会的复杂性，即便是忠臣孝子，有时也不免蒙受不白之冤。

8.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1]，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2]，渊渊有金石声^[3]，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4]，不能发明王之梦^[5]。”魏武惭而赦之。

刘辰翁评曰：“孔语仓卒，为操掩盖，固当有此。”

[注释]

[1]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般县（今山东临邑）人。少有辩才而性格刚傲，孔融曾向曹操推荐祢衡，但他不肯去见，且有不满言论。曹操很生气，想羞辱他，便派他做鼓吏（击鼓的小吏）。魏武：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官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其子曹丕登帝位建立魏国后，追尊为武帝。谪（zhé）：降低职位。 [2] 枹（fú）：同“桴”，鼓槌。《渔阳掺挝》（s n

zhu)》:也作“渔阳参挝”,鼓曲名。曲名为《渔阳》,是借用东汉时彭宠据渔阳反汉的故事。彭宠据幽州渔阳反,攻陷蓟城,自立为燕王,后被部属所杀。掺挝,是指鼓段重复三遍。祢衡击此鼓曲,寓有讽刺曹操之意。 [3] 渊渊:形容鼓声深沉。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 [4] 胥(x)靡:服劳役的囚犯。《吕氏春秋·求人》:“傅说,殷之胥靡也。”高诱注:“胥靡,刑罪之名也。” [5] 不能发明王之梦:意谓祢衡的鼓声能感动四座,但是感动不了曹操。以此讥讽曹操。明王,尊称曹操。

[点评]

此则列入《言语》篇,是因为孔融的话语得体,使曹操感到惭愧而赦免了祢衡。同时也表现出祢衡恃才傲物、不畏强暴的士人风骨。祢衡“渔阳掺挝”的故事十分有名,此则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有详细的叙述,谓其当着武帝的面脱掉上衣,毫无怍色,武帝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后经《三国演义》进一步演绎,再到京剧《击鼓骂曹》,这一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11.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1],年十三,魏文帝闻之^[2],语其父钟繇曰^[3]:“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4]。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5],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6],汗不敢出。”

[注释]

[1] 钟毓：字稚叔，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钟繇长子，十四岁为散骑侍郎，后历任青州刺史、御史中丞等职。钟会：字士季，钟毓弟。少有令名，精通名理，后累升至镇西将军、司徒。令誉：美好的声誉。 [2]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曹操长子，袭父爵为魏王，后称帝，都洛阳，国号魏，在位六年。谥文。 [3] 钟繇（yáo）：字元常，汉末官至尚书仆射，后仕魏，历任大理、相国、太傅等职。 [4] 敕（chì）：皇帝的命令。 [5] 战战惶惶：害怕得发抖。按，“惶”与下文“浆”字押韵。 [6] 战战栗栗：同上文“战战惶惶”。按，“栗”与下文“出”字亦押韵。

[点评]

此则写钟毓、钟会兄弟少有令誉，魏文帝召见他们，二人对答如流，令人赞叹。

14. 何平叔云^[1]：“服五石散^[2]，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3]。”

[注释]

[1] 何平叔：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官至侍中、尚书，封列侯，后被司马懿所杀。著有《道德论》《无为论》等，传世者有《论语集解》。 [2] 五石散：据葛洪《抱朴子·金丹》记载，是用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五种矿石炼成。《金匱要略》配方略有不同。因药物带热性，服药时需同时服冷食，故一名寒食散。刘孝标注引《寒食散论》云：“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

王世懋评曰：“六朝贵族，每病辄云‘散动’，以为佳，往往死而不悟，盖金石之毒也。平叔实始作俑。”

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5] 神明：精神。

[点评]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评价何晏，说他一是空谈的祖师爷，二是吃药的祖师爷。所谓吃药，便是服五石散。当时一些士大夫迷信道家方术，以为服药可以长生不老。此则是何晏服五石散的名言，他认为服药不仅可以治病，还能得到精神享受。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五石散好比鸦片，这种精神刺激等于慢性自杀。

20. 满奋畏风^[1]。在晋武帝坐^[2]，北窗作琉璃屏^[3]，实密似疏，奋有难色^[4]。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5]，见月而喘。”

[注释]

[1] 满奋：字武秋，晋山阳郡昌邑（今山东昌邑）人。曾任尚书令、司隶校尉。畏风：怕风。 [2] 晋武帝：即司马炎，晋开国皇帝，在位 26 年，死后谥为武皇帝。坐：同“座”。 [3] 琉璃屏：琉璃屏风。琉璃是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矿物质，近似玻璃，故云“实密似疏”，即看起来像是透风，实际上并不透风。 [4] 难色：为难的样子。 [5] 吴牛：吴地的牛，指江、淮一带的水牛。据说，水牛怕热，看见月亮以为是太阳，便不停地喘息。后用“吴牛喘月”比喻见到类似的事物就产生疑惧。

[点评]

“吴牛喘月”，典出《风俗通义》：“吴牛望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亦喘之矣。”满奋用来自我解嘲，恰到好处。经他一用，竟成为日常成语了。

23.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1]，还，乐令问王夷甫曰^[2]：“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3]，混混有雅致^[4]；张茂先论《史》《汉》^[5]，靡靡可听^[6]；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7]，亦超超玄著^[8]。”

[注释]

[1] 洛水：即今河南洛河。戏：游宴。 [2] 乐令：乐广，字彦辅，曾任尚书令，故称乐令。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负才名，喜好清谈，曾任太守。 [3] 裴仆射：裴頠（w i），字逸民，晋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历任侍中、尚书左仆射，时称裴仆射。名理：考核名实，辨别、分析事物的是非、道理之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按，下文所言人、事，都是当时清谈的名家和主要话题。 [4] 混混：形容说话滔滔不绝。雅致：高雅而有情趣。 [5] 张茂先：张华，字茂先，晋东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博览群书，器识弘广，晋武帝时任中书令，封广武侯。《史》《汉》：即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 [6] 靡靡：娓娓，动听的样子。 [7] 王安丰：王戎，字濬冲，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与阮籍、嵇康等为友，为竹林七贤之一。曾封安丰侯，故称。延陵：今江苏常州武进区，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少子季札封在这里，称为延陵季子。子房：张良，字子房，战国时韩国贵族，

秦灭韩，张良以全部家产求刺客刺秦王未遂。后帮助刘邦定天下，封为留侯。 [8] 超超玄著：指议论高深奥妙而又透彻。

[点评]

此则记载王衍等诸名士在洛水游宴时清谈的情景，既涉及清谈的内容，也描述了清谈时各自语言的优雅与动听。“混混”“靡靡”“超超”，形容清谈时的状态与美妙，用词十分讲究。

26. 陆机诣王武子^[1]，武子前置数斛羊酪^[2]，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3]？”陆云：“有千里莼羹^[4]，但未下盐豉耳。”

刘辰翁评曰：“最得占对之妙！言外谓下盐豉后尚未止此。第语深约，可以意得，难以俊赏耳。”

[注释]

[1] 陆机：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一带）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吴亡后入晋，后从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为大将军，兵败后遇害。诣：拜访。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长于清言，文辞俊茂，与和峤及裴楷齐名。历任中书郎、侍中、太仆。 [2] 斛（hú）：古代量器名，一斛是十斗。酪（lào）：乳酪。羊酪用羊奶制成。 [3] 卿江东何以敌此：问陆机家乡江东有什么能比得上羊酪的美味。江东，长江下游南岸地区。敌，相当。 [4] “有千里莼（chún）羹”二句：意指未下盐豉的莼羹就同羊酪相当，如果放入盐豉，羊酪就比不上。千里，千里湖，在今江苏溧阳附近。至今盛产美莼。莼羹，用莼菜、鲤鱼做主料，再配以盐豉等佐料而成的一道名菜。莼，一种水生植物名，嫩叶可做

汤。豉，豆豉。

[点评]

此则写陆机与王济共言家乡物产之美。一南一北，各美其美。《晋书·陆机传》曰：“（机）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

29. 元帝始过江^[1]，谓顾骠骑曰^[2]：“寄人国土^[3]，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4]，九鼎迁洛邑^[5]。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注释]

[1] 元帝：晋元帝司马睿，字景文，原为琅琊王、安东将军。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国都失守，晋愍帝被俘，翌年遇害，西晋遂亡。司马睿最先过江，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 [2] 顾骠（piào）骑：顾荣，字彦先，吴人，吴亡后到洛阳。元帝镇守江东时任军司，加散骑常侍。死后赠骠骑将军。 [3] 寄人国土：西晋定都洛阳，乃中原地方，江左为吴越之地，加之元帝曾经镇守建康，深知江东士族势力之大，所以有“寄人国土”之感。 [4] 耿、毫（bó）：均为古邑名。商代成汤迁都至亳邑，祖乙又迁至耿邑，盘庚再迁至殷。从成汤到盘庚，共迁都五次，所以说“无定处”。 [5] 九鼎：传说夏禹铸九鼎，是传国之宝，权力的象征。周武王定都镐京，却把九鼎迁到周的东都洛邑。

[点评]

此则写晋元帝迁都江南，颇有“寄人国土”的感慨；而大臣顾荣“王者以天下为家”的劝慰，可谓正大而堂皇。由此可见，当时南北地缘政治文化隔阂甚深。对此，陈寅恪有云：“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吴郡顾荣者，江东士族之代表。元帝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31. 过江诸人^[1]，每至美日^[2]，辄相邀新亭^[3]，藉卉饮宴^[4]。周侯中坐而叹曰^[5]：“风景不殊^[6]，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7]：“当共戮力王室^[8]，克复神州^[9]，何至作楚囚相对^[10]！”

刘辰翁评曰：
“俯仰情至！”

[注释]

[1] 过江诸人：西晋被匈奴所灭，元帝即位江左，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为东晋。所谓“过江诸人”，即指中原士族相随过江，南下避难。 [2] 美日：风和日丽的日子。 [3] 新

亭：亦称劳劳亭，原是三国时吴国所筑，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南。 [4] 藉卉：坐在草地上。 [5] 周侯：指周顛（y ），顛字伯仁，曾任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袭父爵为成武侯，故称。中坐：饮宴至中途，即酒至半酣之际。 [6] “风景不殊”二句：风景与先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山河破碎，北方广大领土已被外族占领。正自，只是。 [7] 王丞相：王导，字茂弘，晋元帝即位后任丞相。愀（qi o）然：凄怆不悦，形容脸色变得不愉快。 [8] 勦力：并力，全力。 [9] 克复神州：收复已经沦陷的中原大地。 [10] 楚囚：来自楚国的俘虏。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楚国钟仪被晋国俘虏后，弹琴时奏南方乐调，表示不忘故旧。后来借指处境窘迫的人。

[点评]

晋室南渡后，虽在江左建立了东晋王朝，但士族阶层仍怀念故国，故有新亭对泣。而丞相王导却鼓励大家“勦力王室，克复神州”，大大提振了过江诸人的信心。同样偏安江左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一词中有云：“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仍不免感慨万端。

33. 顾司空未知名^[1]，诣王丞相^[2]。丞相小极^[3]，对之疲睡^[4]。顾思所以叩会之^[5]，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6]，保全江表^[7]。体小不安，令人喘息^[8]。”丞相因觉^[9]，

刘辰翁评曰：“《世说》长处，在写一时小小节次，如见可想。”

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10]，机警有锋^[11]。”

[注释]

[1] 顾司空：顾和，字君孝，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导任扬州刺史时，召他为从事。后历任吏部尚书等职。死后追赠司空。 [2] 王丞相：即王导。 [3] 极：疲乏。 [4] 疲睡：打瞌睡。 [5] 思所以叩会：即想办法引起对方注意而得以拜识。叩会，拜见，叩问。 [6] 元公：指顾荣，他是顾和的族叔。顾荣死后，谥号元，所以称元公。公：指王导。中宗：晋元帝司马睿庙号。 [7] 江表：指江南一带，自中原而言，江南为外，故称江表。 [8] 喘息：呼吸急促，比喻内心不安。 [9] 觉：醒悟。 [10] 珪璋特达：比喻品德高贵，就无所不达。珪璋是贵重的玉器，用来比喻美德。 [11] 机警有锋：语言机敏，词锋犀利。

[点评]

此则赞扬顾和善于讲话，使疲惫困乏中的王导立刻苏醒，并对他夸赞不已。诚然，王导协助晋元帝（中宗）“保全江表”，厥功至伟，顾和所讲也是事实，并非谀辞。此则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39.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1]。或问此意，简文曰^[2]：“以简应对之烦^[3]。”

[注释]

[1] 高坐：西域和尚名，西晋永嘉年间到中国。据《高坐别传》载：他“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道人：和尚。 [2] 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 [3] 以简应对之烦：意谓省得说那些应酬的客套话。简，省得，省去。此处用作动词。应对之烦，指交际中互相应酬的客气话。

[点评]

这位西域道人不讲汉语，简文帝说他是懒得应酬，确为妙解。

41. 庾公尝入佛图^[1]，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2]。”于时以为名言。

刘辰翁评曰：
“有味外味。”

[注释]

[1] 庾公：指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好老庄之学，有德望。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死后追赠太尉。佛图：梵语音译，指佛寺。也译为“浮屠”或“浮图”。 [2] 疲于津梁：比喻为接引众生奔忙。佛教说要普渡众生，登上彼岸（超脱生死的境界），这就好比过河一样。津梁，桥梁。

[点评]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云：“此譬喻之言，谓佛说法接引，普渡众生，咸登觉岸，如济水之有津梁也。”庾公谓卧佛“疲于津梁”，实在是意味深长，故为当时名言。

48. 竺法深在简文坐^[1]，刘尹问^[2]：“道人何以游朱门^[3]？”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4]。”或云卞令^[5]。

凌濛初评曰：“‘如游蓬户’已多一重公案，直言‘君自见朱门’耳。”

[注释]

[1] 竺法深：晋时高僧。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据记载，司马昱当时还没有登帝位，只是封为会稽王。 [2] 刘尹：刘惔（dàn），字长真，晋相县（今江苏萧县）人。曾任丹阳尹，即京都所在地丹阳郡的行政长官。 [3] 朱门：红漆大门，指达官显贵之家。 [4] 蓬户：用蓬草编成的门，指简陋的房屋，穷苦人家。 [5] 卞令：卞壺（kūn），字望之，曾任尚书令。

[点评]

竺法深视“朱门”如“蓬户”，自是高僧。而刘尹（或卞令）之问，不亦俗乎。

50. 孙齐由、齐庄二人^[1]，小时诣庾公^[2]。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3]？”曰：“齐许由^[4]。”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5]。”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6]？”对曰：“圣人生知^[7]，故难企慕^[8]。”庾公大喜小儿对。

当是世风所被。

[注释]

[1] 孙齐由：孙潜，字齐由，孙盛长子。齐庄：孙放，齐由之弟。 [2] 诣：拜见，拜访。庾公：即庾亮，参见上文“庾公尝入佛图”条注。孙齐由、齐庄之父孙盛曾为庾亮部下。 [3] 何齐：向谁看齐。齐，相同，用作动词，有仰慕、崇拜、以之为榜样之意。 [4] 许由：上古高士，相传尧要让天下于他，许由不受，逃隐箕山。 [5] 庄周：庄子，名周，战国时人，与老子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6]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7] 圣人生知：圣人生而知之。这里的圣人指孔子。 [8] 企慕：仰慕。

[点评]

两个年幼的孩子，亦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并将理由讲得堂而皇之，怪不得庾公大喜。

52. 庾法畅造庾太尉^[1]，握麈尾至佳^[2]。公曰^[3]：“此至佳^[4]，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5]，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注释]

[1] 庾法畅：晋时僧人。或为《高僧传》之康法畅。造：拜访，造访。庾太尉：庾亮。 [2] 麈（zhǔ）尾：魏晋时期，清谈名士多执此物，用以指授并增饰其仪容。麈是鹿之大者，其尾摇动，群鹿从之。故麈尾有领袖群伦之义。其形状像羽扇，扇柄左右扎上麈尾毛，清谈时挥动它来指画，以助谈姿。一说麈尾即拂尘。 [3] 公：指庾亮。 [4] “此至佳”二句：意谓这么好的麈尾，

怎么还能留得住？在，保存，留住。 [5]“廉者不求”以下三句：意谓廉洁的人不会索求，贪婪的人想要而我不给，因此得以保留至今。

[点评]

“廉者不求，贪者不与”，回答得实在巧妙，与其高僧的身份和麈尾特有的价值十分吻合、贴切。庾公称其“至佳”，是否有索求之嫌不得而知，但法畅的话已是婉言拒绝，封了庾公之口。刘孝标注引法畅《人物论》自序云“悟锐有神，才辞通辩”。信然！

刘辰翁评曰：“写得沈至，正在后八字耳。若止于桓大口语，安得如此惨怛。”

55. 桓公北征经金城^[1]，见前为琅琊时种柳^[2]，皆已十围^[3]，慨然曰：“木犹如此^[4]，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5]。

[注释]

[1] 桓公：桓温，字子元，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人。历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征西大将军、大司马等职。北征：指桓温在东晋太和四年（369）伐燕。金城：地名。晋时属南琅琊郡，今江苏江宁北。 [2] 为琅琊时：桓温曾于咸康七年（341）任琅琊内史，出镇金城。距此次伐燕路过这里已近三十年。 [3] 围：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为一围。 [4]“木犹如此”二句：桓温见到当年所植柳树已老大将枯，感叹时光飞逝，抚今追昔，暮年将至，不免发此慨叹。 [5] 泫（xuàn）然：形容泪珠下滴。

[点评]

桓温这位大将军戎马一生，四处征战，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前栽种的柳树已经十围，便触景生情，亦不免感慨垂泪。据刘盼遂的说法，桓温此次北征前燕，年已六十，“览此树之葱茏，伤大命之未集，故抚今追昔，悲不自胜”。

61. 简文入华林园^[1]，顾谓左右曰^[2]：“会心处不必在远^[3]，翳然林水^[4]，便自有濠、濮间想也^[5]，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刘辰翁评曰：
“清言径造。”

[注释]

[1] 华林园：在建康台城内，本为吴国的皇宫花园，东晋时又仿照洛阳的华林园修葺过。 [2] 顾：回头。 [3] 会心：心中有所领悟。 [4] 翳(yì)然：形容荫蔽。 [5] 濠：濠水。据《庄子·秋水》载：庄子和惠子到濠水的桥上游玩，觉得很快活，就认为河中的鱼也很快活。濮：濮水。据《庄子·秋水》载：庄子在濮水钓鱼，楚威王派大夫去请他主持国政，庄子持竿不顾，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污泥中爬来爬去的活龟，也不愿意做一只供在宗庙里的龟壳。

[点评]

《晋书·简文帝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由此可证。他面对华林园的山水胜景，口吐玄言，作濠、濮间想。北京北海公园内有“濠濮间”，乾隆亦效法简文乎。

62.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1]：“中年伤于哀乐^[2]，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3]，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刘辰翁评曰：“自家潦倒，忧及儿辈，真钟情语也。此少有喻者。”

[注释]

[1] 谢太傅：谢安。参见《德行》篇“谢公夫人教儿”则注。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著名书法家。 [2]“中年伤于哀乐”以下三句：意谓人到中年，常为哀乐之事而伤感，每与亲友相别，总有数日不快。哀乐，偏义复词，指“哀”。恶，心情不快。 [3]“年在桑榆”以下五句：人到了晚年，自然就会如您所说的那样容易伤感，所以只好依赖琴瑟丝竹来陶冶性情，宣泄苦闷。经常又担心孩子们察觉，减少了他们的欢趣。桑榆，日落之时，夕阳映照桑树、榆树的树梢，常用桑榆比喻黄昏，亦以喻人生暮年。丝竹，代称管弦乐器，亦泛指音乐。陶写，陶冶性情，排遣忧愁。写，同“泻”。损，减少。

[点评]

此则写谢太傅和王右军二人感慨人生易老，伤于哀乐。苏轼有《游东西岩》诗云：“谢公含雅量，世运属艰难。况复情所钟，感慨萃中年。正赖诗与竹，陶写有余欢。常恐儿辈觉，坐令高趣阑。”即咏此。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于此则有疏解曰：“谢安晚岁，虽期功之惨，不废妓乐，盖借以寄兴消愁。王坦之苦相谏阻，而安不

从。至谓‘安北出户，不复使人思’，正愤其不能相谅耳。惟右军深解其意，故其言莫逆于心。案右军尝谏安浮文妨要，岂于此忽相阿谀？盖右军亦深于情者。读《兰亭序》，足以知其怀抱。本传言其誓墓之后，遍游名山，自言当以乐死。是其所好不在声色，‘丝竹陶写’之言，殆专为安石发也。然持论之正，终不及坦之。读者赏其名隽可耳。”

64.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1]。桓云：“时有入心处^[2]，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3]，自是金华殿之语。”

刘应登评曰：“盖言其讲说可听，而未到至处耳。”

[注释]

[1] 刘尹：刘惔。桓宣武：桓温。均见本篇前文注释。《礼记》：儒家经典，主要记录了战国秦汉间儒家关于礼制的言论，侧重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 [2] “时有入心处”二句：意谓有时候有所领悟，便觉得接近高深的境界了。入心，会心，领悟。咫尺，距离很近。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寸为咫。玄门，奥妙之处，指高深的境界。 [3] “此未关至极”二句：意谓阐发《礼记》未达到最精妙的境界，还只是金华殿上的老生常谈。至极，顶点。金华殿之语，指儒生为皇帝讲经时的老生常谈。金华殿，汉宫殿名。汉成帝时，郑宽中、张禹曾在金华殿给皇帝讲解《尚书》《论语》。

[点评]

这里讲论的虽是儒家经典，但听讲的刘惔与桓温却

都从玄学的角度谈了各自的感受。可见当时讲谈的内容不仅是老庄之学，也包括儒学，不过已开始从玄学的角度理解、体会儒学。刘惔认为所讲未能与时俱进，不过是汉代儒生的老生常谈。

70.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1]，谢悠然远想^[2]，有高世之志^[3]。王谓谢曰：“夏禹勤王^[4]，手足胼胝；文王旰食^[5]，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6]，宜人人自效^[7]；而虚谈废务^[8]，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9]，二世而亡^[10]，岂清言致患邪^[11]？”

刘应登评曰：
“右军之言，真当时之药石。”

或为右军规劝太傅。

[注释]

[1] 王右军：王羲之。参见本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曰”则注。谢太傅：谢安。前已见。冶城：原是吴国冶铸之地，晋孝武帝时在城中立寺，安帝时改为花园，筑亭台楼阁。故址在今江苏南京。 [2] 悠然：悠闲的样子。 [3] 高世之志：超脱世俗的志趣。 [4] “夏禹勤王”二句：尧命禹治水，禹在外九年，由于操劳，手足都长了老茧。勤王，勤于王事。胼胝（pián zhī），因勤劳而手足长了老茧。 [5] “文王旰（gàn）食”二句：据《尚书·无逸》记载，周文王处理政事，忙碌得从早晨到下午也没有时间吃饭。旰食，很晚吃饭。旰，晚。日不暇给（jǐ），形容事情多，时间不够用。给，足够。 [6] 四郊多垒：城郊到处修筑军事堡垒，意谓战乱频仍。 [7] 人人自效：人人为国效力。 [8] “而虚谈废务”

二句：虚谈和浮文、废务和妨要，对举成文，互文见义。指清谈耽误国家大事。虚谈，空谈。废务，荒废了事务。浮文，不切实际的文辞。要，重要的事情。 [9] 商鞅：战国时卫国人，曾为秦孝公相，实行变法，重视农耕，秦国因而富强起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基础。 [10] 二世而亡：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继位，称二世，在位三年，秦朝灭亡。 [11] 岂清言致患邪：难道是因为清谈而导致亡国吗？按：谢安的回答，是为清谈辩护。

[点评]

王右军与谢太傅是当时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清谈的不同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但二人的语言表述各有特色：右军言词肯切，斩钉截铁，从历史到现实，有理有据；而太傅亦从历史反驳，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但又无懈可击。这大概也是当时清谈之风讲究语言艺术的反映吧。

71.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1]，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2]，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3]？”兄子胡儿曰^[4]：“撒盐空中差可拟^[5]。”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6]。”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7]，左将军王凝之妻也^[8]。

刘辰翁评曰：
“有女子风致，愈觉撒盐之俗。”

[注释]

[1] 内集：家人聚会。 [2] 俄而：一会儿。骤：急。 [3] 白

雪纷纷何所似：大意是白雪纷纷扬扬像什么呢？ [4] 兄子胡儿：谢安次兄谢据的长子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善言玄理，官至东阳太守。 [5] 撒盐空中差可拟：大意是把盐撒向空中与雪花飞舞颇为相似。差，略，大致。 [6] 未若柳絮因风起：比不上柳絮随风飞舞。未若，不及，比不上。因，凭借。 [7] 大兄无奕女：指谢安长兄谢奕（字无奕）之女谢道韞。谢道韞有才女之称，嫁王凝之。 [8] 王凝之：字平叔，王羲之次子，善草隶。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等。

[点评]

这则故事十分有名，《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有记载，历代亦不乏题咏，“道韞之才”几乎成了夸赞女子文才的代名词。谢太傅也被称为“闲怀远韵，晋中第一品流”。这样的家庭聚会，千载之下，令人神往。

76. 支公好鹤^[1]，住剡东峁山^[2]。有人遗其双鹤^[3]，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4]，乃铄其翮^[5]。鹤轩翥不复能飞^[6]，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7]，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陈梦槐评曰：“事属冲旷，意太怆伤。”

[注释]

[1] 支公：支遁，字道林，晋高僧。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南）人，一说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年二十五出家，尝

隐居吴县西南支硎山，世称支公，又称林公。好谈玄理，谢安、王羲之等与其交友。 [2] 剡(shàn): 剡县，属会稽郡。崑(m o)山: 山名，在剡县东。 [3] 遗(wèi): 赠送。 [4] 惜之: 爱惜双鹤，担心它们飞走。 [5] 铄(sh): 剪除，摧残。翮(hé): 羽毛中间的硬管，这里用来指翅膀上的羽毛。 [6] 轩翥(zhù): 张开翅膀。 [7] 凌霄: 凌云，直上云霄。

[点评]

此则写支公体恤物情，放飞双鹤。这既是支公作为僧人，相关戒律所要求，更是魏晋崇尚自然之风使然。

80.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1]。殷扬州知其家贫^[2]，问：“君能屈志百里不^[3]？”李答曰：“《北门》之叹^[4]，久已上闻^[5]；穷猿奔林^[6]，岂暇择木？”遂授剡县^[7]。

[注释]

[1] 李弘度: 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今湖北江陵)人。初为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后为征北将军褚裒的参军。因为家贫，苦求外任。遇: 遇合，指得到君主或上司的赏识、重用。 [2] 殷扬州: 殷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识度清远，尤善玄言。官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 [3] 屈志百里: 问弘度能否委屈做一县令。百里，方圆百里的地方，古时约为一县管辖的范围，后遂用为县或县令的代称。不: 同“否”。 [4] 《北门》: 《诗经》中的一篇，抒写为官不得志，位卑家贫的苦况。 [5] 久

已上闻：是说自己的情况，上面早已了解。 [6]“穷猿奔林”二句：以穷猿不择林木，比喻处境窘迫，不挑官职。穷，走投无路。 [7]遂授剡县：授命为剡县令。剡县在今浙江嵊州西南。

[点评]

此则写殷浩善于知人，实现了李充的心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门阀制度下，一个出身贫寒的低级官吏的苦楚。

84. 孙绰赋《遂初》^[1]，筑室畎川^[2]，自言见止足之分^[3]。斋前种一松树^[4]，恒自手壅治之^[5]。高世远时亦邻居^[6]，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7]，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8]，亦何所施^[9]？”

[注释]

[1]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好游乐山水，作《遂初赋》，表示隐逸之志。后出仕，官至散骑常侍、领著作郎。赋：创作。用作动词。 [2] 筑室：盖房子。畎（qu n）川：会稽地名。 [3] 止足：指知足，即安分守己。分（fèn）：指本分。 [4] 斋：书房，闲居之室。 [5] 壅治：这里指对松树培土、施肥等。 [6] 高世远：据刘孝标注，高世远，名柔，字世远，乐安（今属山东）人。 [7] 松树子：松树苗，小松树。楚楚可怜：形容小松树可爱的样子。可怜，可爱。 [8] 合抱：两臂相交，形容树干粗大。 [9] 施：用。

[点评]

孙绰在房前植松，当有寓意。松为长青之树，自古以来，松柏之质，以喻坚贞。而邻居则认为小树虽可爱，却难成栋梁之材。孙绰意味深长地对邻人说：枫柳虽然粗大，但又有什么用途呢。言下之意是，树不可以大小论，你不知我植松的用意啊！至于高氏说松树“但永无栋梁用耳”，殊不可解，松树是可做栋梁之用的优质木材，如言其小，暂不可为栋梁之用尚可；而说“永无”则非也。按，余嘉锡谓孙绰之祖名楚，邻人之语“楚楚可怜”是用他祖父之名调侃，而孙谓“枫柳”云云，亦必含其祖父之名，但已无考。

88. 顾长康从会稽还^[1]，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2]，万壑争流^[3]，草木蒙笼其上^[4]，若云兴霞蔚^[5]。”

王世懋评曰：
“便是虎头画。”

[注释]

[1] 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今属江苏）人。博学有才气，尤善绘画。据《晋书·顾恺之传》记载，他当时担任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休假后自会稽还荆州。会稽：郡名，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境内多名山水，风景绝佳。[2] 岩：高峻的山峰。秀：高出。[3] 壑（hè）：山坳。[4] 蒙笼：茂密覆盖。[5] 云兴霞蔚：云升霞起，形容绚丽多彩。

[点评]

顾长康以其画家的审美眼光，对会稽山水之美，勾勒出一幅壮美绚丽的画卷，令人神往。

凌濛初评曰：“合长康、子敬语一阅，便可卧游山阴道。”

91. 王子敬云^[1]：“从山阴道上行^[2]，山川自相映发^[3]，使人应接不暇^[4]。若秋冬之际^[5]，尤难为怀。”

袁宏道评曰：“会稽诸山，遥望实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敬语人但云山阴道上，‘道上’二字，可谓传神。”

[注释]

[1] 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也是他最小的儿子。长于书法，高迈不羁，风流冠时。 [2] 山阴：县名。在会稽山北，晋属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3] 自相映发：互相映衬。 [4] 应接不暇：形容这里的山川美景太多，目不暇接。 [5] “若秋冬之际”二句：意谓秋冬时节的景色，更是动人，令人难以忘怀。为怀，存心，用心。

[点评]

王献之曾在山阴住过一段时期，对这里的山川之美了悉于心，不过他没有展开具体的描述，只给人一个总体印象，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

刘辰翁评曰：“对易问难，他人无此情也。”

92. 谢太傅问诸子侄^[1]：“子弟亦何预人事^[2]，而正欲使其佳^[3]？”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4]：“譬如芝兰玉树^[5]，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注释]

[1] 谢太傅：谢安，前已见。 [2] 何预人事：意谓如何修养提升自己。人事，此处“人”作“己”解，这是《世说》保存的当时口语。己事，即自身之事。 [3] 正：只。 [4] 车骑：谢玄，谢奕子，谢安侄。曾任车骑将军。 [5] “譬如芝兰玉树”二句：比喻希望美好、高洁的东西都出于自家门庭。芝兰是芝草和兰草，是芳香的草；玉树是传说中的仙树。二者都用来比喻才德之美。后多用“芝兰玉树”比喻优秀子弟。

[点评]

此则写谢安教育子侄，颇有孔子与弟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各言其志的意味。《晋书·谢安传》谓其：“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这或许就是其某一次游集的场景。又据《晋书·谢玄传》，称其“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

98.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1]，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2]，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3]，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4]。”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静，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5]？”

李贽评曰：“答亦自佳。”

[注释]

[1] 司马太傅：司马道子，晋简文帝第五子，封会稽王，进位太傅。 [2] 都：全。纤翳：细微的遮蔽，指云彩。 [3] 谢景重：谢重，字景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弟谢朗之子。

曾任司马道子的骠骑长史。 [4] 点缀：略加衬饰。 [5] 乃复：竟然。滓秽：污秽，玷污。这里用作动词。太清：天空。

[点评]

二人赏月，审美各异，这玩笑开得既富雅趣，又不失彼此身份。

国家图书馆

政事第三

《论语·先进》：“政事：冉有、季路。”意谓冉有、季路二人的政治才干是孔门弟子中最为出色的。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达则兼善天下”，为官从政是读书人施展才能与抱负的主要途径。魏晋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但也产生了王导、谢安、庾亮、桓温及魏武、简文等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既有儒家倡导的勤政爱民、忠于职守、知人善任、以德化民的一面，同时也有“为政务在清静”、力求无为而治的带有时代烙印的一面。

《政事》篇凡 26 则，入选 9 则。

3. 陈元方年十一时^[1]，候袁公^[2]。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3]，远近称之，何所履行^[4]？”元方曰：“老父在太丘^[5]，强者绥之以德^[6]，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7]，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8]，正行此事^[9]。不知卿家君法孤^[10]，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11]，周旋动静^[12]，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13]，孔子亦不师周公。”

亦可入《言语》
或《夙惠》。

[注释]

[1] 陈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长子。 [2] 候：问候。袁公：未知指何人，一说指袁绍。 [3] 贤家君：尊称元方父亲陈寔。 [4] 何所履行：如何治理。 [5] 老父：一作“先父”，当误。 [6] 绥之以德：用恩德来安抚。绥，安抚。 [7] 恣其所安：任凭百姓自在生活。恣，任凭。 [8] 孤：古代王侯的自称。邺令：邺县令。邺，县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 [9] 正行此事：意谓与陈寔治理太丘的方法相同。 [10] “不知卿家君法孤”二句：不知是你父亲效法我，还是我效法你父亲？法，效法，学习。 [11] 异世而出：生在不同的时代。 [12] “周旋动静”二句：意谓虽然相隔很远，但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言行如出一辙。周旋，应酬，交往。动静，行动、止息。 [13] 师：同上文的“法”。

[点评]

此则赞扬陈寔为政以宽，受到百姓的敬仰。而陈元

方年仅十一，针对袁公刁钻的提问，却回答得如此大方得体，委实不易。

7. 山司徒前后选^[1]，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2]，皆如其言。惟用陆亮^[3]，是诏所用^[4]，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5]。

[注释]

[1] “山司徒前后选”以下三句：山涛担任选官，前后所选，几乎遍及百官，没有遗漏的人才。山司徒，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年四十出仕，在魏时曾任尚书吏部郎，入晋任吏部尚书，后升为司徒。吏部是负责选拔任免官员的，山涛曾先后两次担任此职，所以说“前后选”。殆，几乎。举，全。 [2] 题目：品评。按：每一官缺，就拟出人选，由皇帝挑选；对所奏甄拔人物，都加以品评。 [3] 陆亮：字长舆，河内野王县（今河南沁阳）人。与贾充交密，充推荐他为吏部郎，山涛屡次表示反对，并推荐阮咸担任此职，晋武帝选择了陆亮，山涛反对无效。后来陆亮因犯罪撤职。 [4] 诏：皇帝的诏命。 [5] 寻：不久。为贿败：因受贿而被免职。

[点评]

此则赞扬山涛善于识才。尤其以陆亮的事例，反证其识人、用人的准确与公正。

9. 王安期为东海郡^[1]。小吏盗池中鱼，纲

纪推之^[2]。王曰：“文王之囿^[3]，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注释]

[1] 王安期：王承，字安期，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任东海太守。东海郡：郡名，治郟（tán），今山东郟城县北。 [2] 纲纪：主簿，主管府中事务的官员。推：推究，追查。 [3] “文王之囿（yòu）”二句：《孟子·梁惠王下》载，周文王有个方圆七十里的宫苑，老百姓可以到那里去打柴、打猎。文王，周文王。囿，养禽兽的园子。共，共享。

[点评]

此则写王安期效法古圣贤，宽恕小吏盗鱼一事。《晋书·王承传》亦载此事。

12. 王丞相拜扬州^[1]，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2]，人人有说色^[3]。惟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4]。公因便还到过任边^[5]，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6]：“兰阁^[7]，兰阁！”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李贽评曰：“第一美政，只少人知。”

[注释]

[1] 王丞相：王导。参见《言语》篇“过江诸人”则注释。据《晋书·王导传》，晋元帝时王导任扬州刺史。 [2] 沾接：款

待。 [3] 说色：悦色。说，同“悦”。 [4] 临海：郡名，治今浙江临海东南。一客姓任：一位姓任的客人。据刘孝标注，此客人姓任名颢，当时在京城做官。胡人：域外之人，这里指几位西域（或天竺）的和尚。未洽（xiá）：意谓被忽略，招待不周。洽，亲近。 [5] 因便：乘便，乘着有利时刻。还到：回到，回转。 [6] 弹指：弹指在佛经中有表示欢喜或乐意参加做功德的意思。这里是打招呼的动作。 [7] 兰闍（shā）：梵语译音，为赞许之词。这里是用胡语与胡人打招呼，显得尊重与亲切。

[点评]

此则称赞王导善于应酬宾客，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当他注意到数百宾客“人人有说色”而临海一任姓客人和几位印度僧人“未洽”时，他先是“因便”（用词讲究，表明不是刻意）接近临海那位客人，夸赞他“你一出来，临海便再无人才了”，使得这位任姓客人倍感知遇。接着，又用印度语与几位印度僧人打招呼，更是让他们感到意外。最终，“四座并欢”，皆大欢喜。由此可见，王导后来担任领袖群伦的丞相，绝非偶然。

14.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1]，庾公正料事^[2]。丞相云：“暑^[3]，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4]，天下亦未以为允。”

[注释]

[1] 丞相：指王导。石头：即石头城。庾公：庾冰，字季坚，

鄱陵（今江苏常州）人，庾亮弟。成帝时任秘书郎，因讨苏峻之乱有功，封新吴县侯，固辞不受。后任中书监。王导死后，冰代为相。[2]料事：处理政务。[3]“暑”二句：意谓天热，可略为简化政务。[4]“公之遗事”二句：意谓如果您遗漏政事，天下人也不见得许可。

[点评]

丞相与庾公的对话，或为玩笑，也可能是考察。丞相见庾公如此勤政，自是喜欢，故以调谐语问之，而庾公亦以调谐语答之。二人之默契，或为日后交接丞相大位之先机（王导去世后，庾冰代相）。

16. 陶公性检厉^[1]，勤于事。作荆州时^[2]，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3]，值积雪始晴^[4]，听事前除雪后犹湿^[5]，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6]。官用竹^[7]，皆令录厚头^[8]，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9]，装船^[10]，悉以作钉^[11]。又云^[12]，尝发所在竹篙^[13]，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14]。乃超两阶用之^[15]。

竹头木屑，平时无用；积之储之，急时堪为大用。

[注释]

[1]陶公：陶侃，字士行。其先祖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后

徙迁浔阳（今江西九江）。历任湘、广、荆三州刺史，晋成帝时，封长沙郡公，为太尉，赠大司马，名望很高。检厉：细致，认真。 [2]“作荆州时”以下四句：陶公担任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把锯屑全部收集起来，大家都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用意。作荆州时，担任荆州刺史期间。敕（chì），命令。悉，全部。录，收集，收藏。咸，都。 [3]正（zhèng）会：正月初一集会。 [4]积雪：久雪，即接连下雪。 [5]听事：处理政事的大堂。听，同“厅”。前除：堂前台阶。 [6]都无所妨：谓行人无妨碍。 [7]官：官府。 [8]厚头：靠近根部的竹头。 [9]桓宣武伐蜀：桓温于晋穆帝永和二年（346）伐蜀，次年攻占成都，当时据蜀称帝的李势投降。 [10]装船：组装战船，即用小船组成大船。 [11]悉以作钉：都用来作竹钉。因竹子的厚头坚硬，组装战船时可当钉子用，正好派上用场。 [12]又云：又称，又传。 [13]发：征发。所在：所处的地区，当地。 [14]仍：就，于是。当足：当作竹篙的铁足。撑船用竹篙，头部需包上铁制的部件，就是铁足。这位官长用竹根代替铁足，既善于取材，又节省了铁足。 [15]超：越级提拔。两阶：两个等级。

[点评]

本则通过三件小事，表现了陶侃勤政务实的风格。竹头木屑，废物利用，陶公留给我们的智慧，即便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晋书·陶侃传》亦载此事。

18.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1]，骠骑看文书^[2]，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

看^[3]，望卿摆拨常务^[4]，应对玄言^[5]，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6]？”诸人以为佳。

[注释]

[1]王、刘：王濛、刘惔。都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二人相友善，常并称。林公：支道林，东晋名僧。本名支遁，字道林，俗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好谈玄理，著有《释即色本无义》等。何骠骑：何充，字次道，庐江（今属安徽）人。学识渊博，有文义才情。历任会稽内史、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等，赠司徒。 [2]文书：公文，案卷。 [3]故：特意。相看：看望你。 [4]摆拨：摆脱，丢开。常务：日常政务。 [5]玄言：即谈玄或清谈。宋董刻本作“共言”，当是。谈玄亦称共言或共讲、共论。 [6]存：生存。

[点评]

王、刘与支公相邀来看望何充，显然是为了与他一起清谈，故云“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而何却埋头批阅公文，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言下之意是，我不处理好国家政务，你们喝西北风去吗？王、刘等人非但不以为忤，还称赞他说得好。玩味何充的话，虽有调侃成分，实际上也不妨理解为对“清谈误国”的一种清醒认识。

19. 桓公在荆州^[1]，全欲以德被江、汉^[2]，

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3]，正从朱衣上过^[4]。
 桓式年少^[5]，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6]，见
 令史受杖，上捎云根^[7]，下拂地足。”意讖不著^[8]。
 桓公云：“我犹患其重^[9]。”

语虽夸张，颇有意味。

[注释]

[1] 桓公：桓温。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345）都督荆、司、雍、梁、益、宁六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 [2] “全欲以德被江、汉”二句：意谓桓温一心想在管辖的地区施行德政，认为靠严酷的刑罚来治理地方是可耻的。江、汉，长江、汉水流域，属荆州管辖范围，这里借指荆州地方。 [3] 令史：官名，掌管文书。杖：杖刑。 [4] 正从朱衣上过：意谓行刑的木棒只从令史的衣服上擦过。正，止。朱衣，红色的官服。 [5] 桓式：桓温第三子，名歆，字叔道，小字式，官至尚书。 [6] 阁：官署。 [7] “上捎云根”二句：意谓木棒举起来上拂云间，落下去低擦地面，形容木棒没有打在人身上。 [8] 不著（zhuó）：意谓没有打着。著，中。 [9] 我犹患其重：我还担心打得太重呢。

[点评]

此则称颂桓温的德政。桓温作为都督六州军事的一员武将，却一心在其管辖的区域推行德政，实属难能可贵。从令史受杖这件小事，可见其宽和为政之一斑，亦见其对待下属的仁厚之心。

26. 殷仲堪当之荆州^[1]，王东亭问曰^[2]：“德

以居全为称^[3]，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4]，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5]？”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6]，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7]，未为不仁。”

〔注释〕

〔1〕殷仲堪：陈郡（今河南周口淮阳区）人，能清言，善著文，孝武帝时任荆州刺史。当之荆州：正要去荆州赴任的时候。〔2〕王东亭：王珣，字元琳，王导之孙。大司马桓温辟为主簿，累迁尚书左仆射，封东亭侯。〔3〕“德以居全为称”二句：意谓道德达到完美无缺才可称誉，推行仁政不为害百姓才有声望。居全，完全。物，这里指人。〔4〕宰牧：统治，治理。华夏：中国古称华夏，这里指晋朝统治的地区。〔5〕本操：固有的操守。乖：违背。〔6〕皋陶：虞舜时的贤臣。刑辟（pì）：刑法，法律。〔7〕司寇：掌管刑狱的官。孔子曾任鲁国司寇。

〔点评〕

殷仲堪认为刑戮不违仁德，并以皋陶和孔子为例，反驳王珣的质疑，可谓义正词严。德治还是法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两者是不冲突的。

文学第四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这里的“文学”，含义与今略有不同，文有文才、文章之义；学有学问、学术之义。魏晋时代，谈玄之风盛行，老庄之学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之后，逐渐为士族阶层所接受，译注佛经、辨析佛理也成为清谈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学”篇主要记述了魏晋名士在著述文章和探讨儒、道、释各方面学问的故事。他们挥麈谈玄、主客辩难、辨析义理、品评文章，表现出卓越的学识才华和求索精神。

《文学》篇凡 104 则，入选 32 则。

李贽评曰：“便是大贤心事。”

2. 郑玄欲注《春秋传》^[1]，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2]，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3]。听君向言^[4]，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5]。”遂为服氏注^[6]。

[注释]

[1] 郑玄：字康成，东汉高密（今山东高密）人。著名经学家，遍注群经，精通历算。曾师从马融，后回乡聚徒讲学，一生不仕，以教授、著书为业。《春秋传》：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2] 服子慎：服虔，字子慎，荥阳（今河南荥阳）人。灵帝时任九江太守，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诂》。 [3] 未了：未完成。 [4] 向：刚才。 [5] 尽以所注与君：把我自己所注的全部送给你。 [6] 服氏注：即服虔所著《春秋左氏传解诂》，现有辑佚本。

[点评]

俗话说文人相轻，但郑玄与服子慎二人非但不相轻，而是相知、相助。郑玄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学术成果毫无保留地送给服子慎，成就了他人的著作。这种文人间的坦诚和无私，值得尊敬！

3.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1]。尝使一婢，不称

旨^[2]，将挞之^[3]。方自陈说^[4]，玄怒，使人曳著泥中^[5]。须臾^[6]，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7]？”答曰：“薄言往诉^[8]，逢彼之怒。”

二婢一问一答，皆引《诗经》，何其可爱，亦复有趣。

[注释]

[1] 郑玄：见本篇前一则注释。奴婢：家里的佣人，通常男性为奴，女性为婢。 [2] 称（chèn）旨：称心。 [3] 挞（tà）：打。 [4] 方自陈说：谓奴婢正要向主人申辩。 [5] 曳（yè）：拉。著（zhuó）：置。 [6] 须臾：一会儿。 [7] 胡为乎泥中：引自《诗经·邶风·式微》，意谓怎么会在泥水中？ [8] “薄言往诉”二句：引自《诗经·邶风·柏舟》，意谓我正要诉说，却赶上他发脾气。薄言，助词，无义。

[点评]

此则谓郑玄家奴婢皆读书，能引《诗》应对。可以想见，郑玄听了婢女的问答，不仅怒火顿消；而婢女亦不以责罚为恼，破涕为笑矣！

5. 钟会撰《四本论》^[1]，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2]。置怀中，既定^[3]，畏其难^[4]，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注释]

[1] 钟会：字士季，颍川人，钟繇之子。少有令名，精通名

理，后累升至镇西将军、司徒。《四本论》：关于人的才性同、异、离、合的论著，这是魏晋人谈玄的主要论题之一。钟会此著早已亡佚。 [2] 嵇公：嵇康，字叔夜，任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为人谨慎，行为狂放，崇尚老庄哲学，借以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后被司马昭诬害处死。 [3] 既定：到了那里之后。 [4] 难：问难，质疑。

[点评]

此则描写了钟会拜见名人的一连串心理变化：先是带着自己的新作《四本论》，非常希望得到嵇康的首肯和指点；到了之后，担心遭到嵇康的质疑，不敢拿出书来当面请教，却又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最后，将书稿从窗外扔了进去，扭头便跑。钟会的希冀、胆怯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嵇康的威望也尽在不言之中。

6. 何晏为吏部尚书^[1]，有位望，时谈客盈坐^[2]。王弼未弱冠^[3]，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4]：“此理仆以为极^[5]，可得复难不^[6]？”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7]。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8]，皆一坐所不及^[9]。

[注释]

[1] 何晏：字平叔，好玄学，擅长清谈，与王弼、郭象等倡导魏晋谈玄之风。另参见“言语”篇“服五石散”条注释。 [2] 谈

客：到何晏那里清谈的客人。盈坐：满座。坐，同“座”。 [3] 王弼：字辅嗣，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北）人，仕魏尚书郎。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开创者，著有《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书。未弱冠：不到二十岁，未行加冠礼。古代男子到二十岁行冠礼，因为还没有达到壮年，故称“弱冠”。 [4] 条：条陈，分条列出。向者：向来，以前。理：玄理，义理。 [5] 仆：自我的谦称。极：指玄理精妙透辟到了极点。 [6] 难(nàn)：驳诘，问难。 [7] 屈：理屈。 [8] 自为客主：自己既做提问的一方，也做答辩的一方，即自问自答。这里意味着在场的人都无法与他论辩，只好自为客主。数番：数次。 [9] 一坐：在场的人。

[点评]

未曾弱冠的王弼到学问和地位都很高的何晏那里拜访，何晏用自己最擅长、钻研最精深的义理来与王弼论辩，不料被他轻易驳倒。在场的人也都不是他的对手，王弼只得“自为客主”，自己与自己反复辩难，都是大家所达不到的层次。此则以何晏作铺垫，称颂王弼玄学水准之高，同时也介绍了谈玄论辩的一种方式——自为客主。

8.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1]，徽问曰：“夫无者^[2]，诚万物之所资^[3]，圣人莫肯致言^[4]，而老子申之无已^[5]，何邪^[6]？”弼曰：“圣人体无^[7]，无又不可以训^[8]，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9]，恒训其所不足。”

[注释]

[1] 王辅嗣：见前则注。诣：拜访。裴徽：字义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楷之父。高才逸度，善言玄理。曾任冀州刺史。 [2] 夫：助词，表示将要发议论。无：“无”和“有”是道家的两个哲学范畴。《老子》第四十章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它没有任何物质的内容和属性，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王弼也是主张“凡有皆于无”的。 [3] 资：凭借。 [4] 圣人：指有最高尚道德和最高超智慧的人，这里指孔子。致言：发表言论。 [5] 申：说明。 [6] 何邪：这是为什么呢？ [7] 圣人体无：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的学说，主张“无”是万物的本体，认为孔子也是以无为本体的。体，本体，这里用作动词，即以之为本体。 [8] 无又不可以训：王弼认为“无”是听不见、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不可认识的神秘的精神性实体，是“不得而知”的，所以不可以训。训，解释。 [9] “老、庄未免于有”二句：意谓老子、庄子也不免言及“有”，但经常要训解补充圣人所阐释得不够充分的那个“无”。

[点评]

魏晋玄学主张以无为本，从形而上的角度，提出以万有为末，以虚无为本，故裴徽亦谓“无者，诚万物之所资”。而天才的玄学家王弼年仅弱冠（他只活了24岁），却能深切体悟孔子与老、庄关于“无”和“有”的精深含义，他以道释儒，认为儒、道可以互补，有调和儒、道的倾向。

12. 裴成公作《崇有论》^[1]，时人攻难之^[2]，

莫能折^[3]。唯王夷甫来^[4]，如小屈^[5]。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6]。

[注释]

[1]裴成公：裴頠(w i)，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历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卒后谥成，故称成公。《崇有论》：裴頠所作，意在抨击当时的“贵无”思想，认为世界的根本是“有”，而不是虚无。《文心雕龙·论说》说，裴逸民和王夷甫在“有无”领域内的辩论是首屈一指的（裴崇有，王贵无）。[2]攻难(nàn)：攻击反驳。[3]折：折服。[4]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负才名，喜好清谈，曾任太守。[5]如小屈：似乎有些理亏。[6]申：展开。与“屈”相对而言。

[点评]

“崇有”和“贵无”是玄学讨论的两大主题。裴頠作《崇有论》，反对以无为为本体的“贵无”论，其用意在于纠正当时崇尚虚玄的时弊。《晋书·裴頠传》云：“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16.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1]，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2]：“至不？”客曰：

王世懋评曰：
“此皆神机转语。”

“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3]，皆此类。

[注释]

[1] 乐令：即乐广，参见《德行》篇第23则注。旨不至：魏晋清谈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语出《庄子·天下篇》：“指不至，至不绝。”这一话题颇为玄妙，乐广以禅学机锋加以解释。旨，同“指”。[2] 麈尾：魏晋人清谈时所执之物，可助谈锋。系用麈（鹿的一类）尾制成，形如蒲扇，一般镶有玉柄或骨柄（参见《言语》篇第52则注）。确几（j）：敲击小桌子。[3] 约：简约，简要。

[点评]

此则颇具禅意。钱锺书曾提出“未有禅宗，已有禅机”，即从此则引出。他说：“窃怪举麈无言，机锋应接，乃唐以后禅宗伎俩，是时达摩尚未东来，何得有是。后见刘辰翁批本《世说》，评乐令举麈条云：‘此时诸道人却未知此。此我辈禅也，在达摩前。’参观《文海披沙》卷一论‘旨’当作‘指’。《郁冈斋笔尘》卷一驳禅机之说，叹为妙解。未有禅宗，已有禅机。”（《谈艺录·随园非薄沧浪》）

17.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1]，莫能究其旨要^[2]。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3]，妙析奇致^[4]，大畅玄风^[5]。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

卒^[6]。秀子幼，义遂零落^[7]，然犹有别本^[8]。郭象者^[9]，为人薄行^[10]，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11]。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注释]

[1] 注《庄子》者数十家：魏晋崇尚老庄，清谈玄学，注《庄子》者甚众。据有关记载，有马彪、孟氏、崔譔、向秀、郭象等人，现仅存郭象注本，凡十卷。 [2] 旨要：要旨，要领。 [3]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与嵇康友好，标榜清高，“竹林七贤”之一。于旧注外为解义：意为抛开旧注，力求新解。 [4] 奇致：新异的旨趣。 [5] 大畅玄风：意谓向秀的《庄子》注使研究玄学的风气大为兴盛。 [6] 《秋水》《至乐》：与下文的《马蹄》均为《庄子》篇名。未竟：未完成。 [7] 义遂零落：意谓向秀注《庄子》的见解随着他的去世而渐渐湮没无传。 [8] 别本：另外的写本，副本。 [9] 郭象：字子玄，晋河南郡（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少有才理，好老庄，擅长清谈，是西晋时期重要玄学家，被认为是王弼第二。 [10] 薄行：品行不好。 [11] 定点：点定，改正。

[点评]

此则介绍《庄子》向秀、郭象二家注的因袭传承，对郭象有所批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云：“向秀《庄

子注》今已不传，无以考见向、郭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四十六《庄子提要》尝就《列子》张湛注、陆氏《释文》所引秀义，以校郭注。有向有郭无者，有绝不相同者，有互相出入者，有郭与向全同者，有郭增减字句大同小异者。知郭点定文句，殆非无证。”由此可见，《世说》所载，大体可信。

18. 阮宣子有令闻^[1]。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2]：“老庄与圣教同异^[3]？”对曰：“将无同^[4]？”太尉善其言^[5]，辟之为掾^[6]。世谓“三语掾^[7]”。卫玠嘲之曰^[8]：“一言可辟^[9]，何假于三^[10]！”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11]，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刘辰翁评曰：“‘将无同’，正是一言耳，何谓三？”

[注释]

[1] 阮宣子：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籍从子。嗜读《老子》《易经》，擅长清谈，持无鬼论。令闻：好名声。 [2] 王夷甫：见本篇“裴成公作《崇有论》”条注释。 [3] 老庄与圣教同异：这一句是问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异同。圣教，圣人的教化，儒家思想。 [4] 将无同：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将无，当时疑问语气词，即今“恐怕”“莫非”之意。 [5] 善其言：认为他回答得好。 [6] 辟：征召，调用。掾（yuàn）：属官。 [7] 三语掾：即指阮宣子因回答“将无同”这三个字而得到王夷甫的赏识，被征为属官。 [8] 卫玠（jiè）：字叔宝，

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任太子洗马(太子的属官)。^[9]一言:一字。^[10]假:借助。^[11]苟:假如。人望:众望所归的人,即有声誉者。

[点评]

“将无同”消弭了老庄与圣教亦即玄学与儒学的对立,肯定“名教即自然”,而非“越名教而任自然”,因而得到王衍的赏识,并“辟之为掾”。“三语掾”的故事十分有名,因为魏晋玄学讲究语言的简练玄妙,文中由“三言”到“一言”再到“无言”,大可玩味。

21.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1],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2]。然宛转关生^[3],无所不入。

[注释]

[1] 王丞相:指王导。王导为东晋中兴名臣,经营江左,志图恢复中原。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这里指晋室渡江后所辖区域。[2] 《声无哀乐》:与下文提到的《养生》《言尽意》是当时清谈玄理时经常论辩的几个主要议题。嵇康著有《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无所谓悲哀或者快乐,而是随着人的感情而产生哀乐之感,其本身并不具有哀乐的表情意义。《养生》:嵇康著有《养生论》,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顺应自然,自足于怀,不逆天性。《言尽意》:欧阳建著有《言尽意论》,反对当时玄学所主张的“言不尽意”不可知论,认为语言能表达人们对客观事物及

其规律的认识，能交流思想感情。 [3] “然宛转关生”二句：意谓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能辗转旁通，无所不及。

[点评]

“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是玄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清谈的主要论题，王导作为当时的清谈领袖，不仅能把这“三理”讲得深入透彻，而且能加以推衍阐发，把各种观点和万事万物囊括其中。

22.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1]，下都^[2]，王丞相为之集^[3]，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4]。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5]，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6]。”既共清言^[7]，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8]，其余诸贤略无所关^[9]。既彼我相尽^[10]，丞相乃叹曰：“向来语^[11]，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12]，正始之音^[13]，正当尔耳^[14]。”明旦，桓宣武语人曰^[15]：“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16]；顾看两王掾^[17]，辄翬如生母狗馨^[18]。”

[注释]

[1] 殷中军：殷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官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据《晋书》本传：“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

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庾公：庾亮。 [2]下都：到京都去。按：庾亮时任征西将军，镇武昌，殷浩随同他一道顺江而下到建康，故称“下都”。 [3]王丞相：王导。集：集会清谈。 [4]桓公：桓温。王长史：王濛。王蓝田：王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袭父爵为蓝田县侯。谢镇西：谢尚，字仁祖，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鲲之子。自幼聪明，后任尚书仆射、豫州刺史、镇西将军等职。 [5]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意谓丞相亲自起身将挂在帐钩上的麈尾取下。 [6]身：自称谦词。 [7]清言：即清谈玄理。 [8]共相往反：指来回辩难。 [9]略无所关：谓其他人一点都插不上嘴，未能参与论辩。关，关涉。 [10]彼我相尽：指辩论双方发挥已尽。 [11]“向来语”二句：意谓一向谈论玄理，竟不知其本源归于何处。 [12]辞喻不相负：辞采和比喻不相违背，意谓清谈语言精彩。 [13]正始之音：正始年间谈玄的风尚。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名士风流，盛于国都，王弼、何晏等人崇尚老庄，倡导玄学，开魏晋清谈之风。 [14]正当尔耳：不过如此罢了。 [15]桓宣武：桓温，谥宣武。 [16]造心：心有所得。 [17]两王掾：指王濛和王述，两人都是王导的属官。 [18]辄矐（shà）如生母狗馨：比喻二王神情拘束的样子，像怕人的母狗一样。馨，助词，像……一样。这是当时的口语。

[点评]

这是一次清谈的盛会，真可谓名流云集，主客双方，论辩精彩，在坐诸贤，各具神态，场面热烈，盛况空前。王丞相与殷浩清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桓温等还在回味无穷。特别是形容王丞相属下的“两王掾”听得痴迷发呆的样子，简直活灵活现。

25.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1]：“北人学问^[2]，渊综广博^[3]。”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4]。”支道林闻之^[5]，曰：“圣贤故所忘言^[6]。自中人以还^[7]，北人看书^[8]，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应登评曰：
“褚北人，孙南人。”

[注释]

[1] 褚季野：褚裒（póu），字季野，晋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任尚书，江、兖二州刺史，死后赠太傅。孙安国：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人。博学强识，善言名理，官至秘书监。 [2] 北人：黄河以北的人，与下文“南人”相对而言。褚季野原籍在黄河以南，孙安国是黄河以北，两人互相推崇。 [3] 渊综：深厚且融会贯通。是说北方人做学问着重渊博。 [4] 清通简要：清新通达，简明扼要。是说南方人做学问着重专精。 [5] 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6] 忘言：即“得意忘言”之省。《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进一步发展了《易》《庄》学说，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玄学命题。这里是说圣贤的学问境界很高，与下文“中人”相对而言。 [7] 中人：中等人，指具有中等才质的人。以还：以下。 [8] “北人看书”以下四句：显处视月，视野开阔，但不易专一；牖中窥日，视野狭窄，但能专一。刘孝标对支语有注曰：“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牖（y u），窗户。

[点评]

此则讨论的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与学术文化的关系。一定的地理条件，形成一定的文化环境；一定的文化环境又造就一定的学风文风。褚、孙二人论南北学问之不同特点是综述，支道林之言则是对二人评论的发挥，为比喻。当然，这些评论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可拘泥。

31.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1]，往反精苦^[2]，客主无间^[3]。左右进食^[4]，冷而复暖者数四^[5]。彼我奋掷麈尾^[6]，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7]。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8]，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9]，人当穿卿颊！”

细节描写，生动真切。

[注释]

[1] 孙安国：孙盛，字安国。参见上则注释。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惟盛而已。”殷中军：殷浩。参见本篇“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注释。许：所处，住处。共论：即谈玄论辩。[2] 精苦：非常艰苦。[3] 无间：没有空隙、漏洞。[4] 左右进食：身边侍从送上饭食。[5] 数四：多次，三番五次。[6] 奋掷：奋力甩动。[7] 莫：同“暮”。[8] 强口马：比喻嘴硬、不服输。[9] “卿不见决鼻牛”二句：意谓如果再不认输，人家就会像穿牛鼻那样穿你的脸，那么你就无法挣脱了。决鼻牛，穿破鼻子的牛。按：

马不穿鼻，牛才穿鼻。殷浩谓孙安国“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显然有疏漏，孙安国便利用殷浩的疏漏予以反击。

[点评]

此则记载孙盛与殷浩二人谈玄，争论激烈，不分上下，连吃饭也顾不上，以至于你来我往，奋掷麈尾，麈尾上的毛落满了餐饭，最后双方出言不逊，以对骂作结。

王世懋评曰：
“此论亦新奇，可备
一种《庄》注。”

32.《庄子·逍遥》篇^[1]，旧是难处^[2]，诸名贤所可钻味^[3]，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4]。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5]，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6]，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7]。后遂用支理^[8]。

[注释]

[1]《逍遥》：即《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第一篇，论述了万事万物要无所依傍，才能逍遥自得的思想。 [2]旧是难处：一向认为是难解的篇章。 [3]可：一本作“共”。钻味：钻研体会。 [4]拔：突出，超出。郭、向：郭象、向秀，二人都是注释《庄子》的名家，参见本篇“初，注《庄子》者数十家”则。 [5]将：介词，与。冯太常：冯怀，字祖思，任太常（主管祭祀、礼乐）、护军将军。 [6]卓然：卓越，高超。标新理：创立新义，提出不同见解。表：同“外”。 [7]寻味：探求体会，意同“钻味”。 [8]后

遂用支理：谓此后阐释《逍遥游》，就采用支道林阐发的义理。

[点评]

此则谓支道林讲论《逍遥游》超越了前贤。刘孝标注采录了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鸚，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鸚之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此大加称赏：“此文不但释《庄》具有新义，并实写清谈家之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扬。吾人今日三复斯文，而支公之气宇，及当世称赞之故，从可知矣。”（第七章《两晋之名僧与名士》）

36. 王逸少作会稽^[1]，初至，支道林在焉^[2]。孙兴公谓王曰^[3]：“支道林拔新领异^[4]，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隼气^[5]，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6]，王都领域^[7]，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8]。”因论

《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9]，花烂映发^[10]。王遂披襟解带^[11]，留连不能已。

陈梦槐评曰：“此则叙致风华，宜亟赏。”

[注释]

[1] 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曾任会稽内史。又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史称王右军，著名书法家。 [2] 支道林：高僧。前已见。 [3]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好游乐山水，作《遂初赋》，表示隐逸志趣。后出仕，官至散骑常侍、领著作郎。 [4] 拔新领异：独出新意，见解非凡。拔，提出。领，领会。 [5] “王本自有一往隽气”二句：意谓王羲之向来就有俊逸之气，很不以支道林为然。隽，通“俊”。 [6] 共载：同乘一辆车。 [7] 领域：指心存界限。 [8] 贫道：僧人自称。小语：略谈几句。也可以理解为不合大道的话，谦词。小，稍稍。 [9] 才藻：才气和辞藻。 [10] 花烂映发：像灿烂的鲜花竞相开放。 [11] 披襟解带：即宽衣解带，指脱下礼服（因正要外出，必然衣着整齐），不再外出。

[点评]

此则写王羲之对支道林前倨后恭，主要是因为他讲《庄子·逍遥游》太精彩了。“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可谓极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羲之的率真。

刘辰翁评曰：“理诚有之，各以辞胜，偏曲未有不通也。”

40.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1]。支为法师^[2]，许为都讲。支通一义^[3]，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4]。但共嗟咏二

家之美^[5]，不辩其理之所在^[6]。

[注释]

[1] 许掾：即许询，字玄度，高阳（今湖北高阳县东）人。善清谈。曾任司徒掾，故称。会稽王：即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曾担任会稽王。斋头：书斋，书房。头，助词。[2] 法师：魏晋以来和尚开讲佛经，一人唱诵经文，一人解释。解释者即法师，唱诵者即下文的“都讲”。[3] “支通一义”二句：支道林每解释一项经义，四座的听众无不心满意足。通，解释。厌（yàn）心，心服，满足。[4] 抃（biàn）舞：鼓掌欢跃，比喻非常高兴。[5] 嗟（ji）咏：叹美称赞。[6] 辩：通“辨”，分辨。

[点评]

支道林和许掾二人唱讲佛经，博得众人赞赏，大家为他们唱诵讲经时的词采、声调、仪态之美所陶醉，而他们所讲解的义理倒不怎么去分辨了。

43. 殷中军读《小品》^[1]，下二百签^[2]，皆是精微，世之幽滞^[3]。尝欲与支道林辩之^[4]，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凌濛初评曰：“惜哉，逸少一阻，遂令妙义永绝。”

[注释]

[1] 殷中军：殷浩。前已见。《小品》：佛经节略本。刘孝标注曰：“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小品》，略者为《小品》。”[2] “下二百签”二句：谓标记了二百多处，都

是道理精深、难晓所在。签，书签，标记文字的疑难处。 [3] 幽滞：深奥难解。 [4] “尝欲与支道林辩之”二句：刘孝标注引《语林》云：“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故云“竟不得”。

[点评]

由此可见，殷浩研读佛经用功之深；亦可知东晋文士精研佛学风气之盛。

46. 殷中军问^[1]：“自然无心于禀受^[2]，何以正善人少^[3]，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4]：“譬如写水著地^[5]，正自纵横流漫^[6]，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7]，以为名通^[8]。

李贽评曰：“刘语极妙！”

[注释]

[1] 殷中军：殷浩。 [2] 自然无心于禀（bǐng）受：谓自然界并无意识使人承受某种品性。禀受，指人所承受于天的天性。 [3] 正：正好，恰好。 [4] 刘尹：刘惔（dàn），字长真，沛国相县（今安徽萧县）人。雅善言理，曾任丹阳尹。 [5] 写（xiè）水著（zhuó）地：注水到地面上。写，“泻”的古字，倾泻。 [6] “正自纵横流漫”二句：意谓流水只是在地面上四处流淌，绝没有正好形成方的或圆的。 [7] 绝叹：非常赞赏。 [8] 名通：名言。

[点评]

刘惔以流水喻人性，强调一切顺其自然，在老庄之学盛行的年代，成为“绝叹”“名通”是必然的。

47. 康僧渊初过江^[1]，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2]，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3]，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4]，遂及义理^[5]。语言辞旨^[6]，曾无愧色^[7]，领略粗举^[8]，一往参诣^[9]。由是知之。

[注释]

[1] 康僧渊：刘孝标注云：“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据《高僧传》记载，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晋成帝时，与康法畅等过江南下。 [2] “恒周旋市肆”二句：常在市集店铺盘旋，靠乞讨自谋生活。营，谋生。 [3] 殷渊源：殷浩，字渊源。许：住所。 [4] 粗：略微。寒温：寒暄。 [5] 义理：探究经义名理的学问，这里指玄学名理。 [6] 辞旨：言辞的意趣。 [7] 曾无：毫无，竟无。表示加强语气。 [8] 领略：领会，领悟理解。粗：大略。举：提出。 [9] 一往参诣：一直深入到高深境界。

[点评]

西域僧人康僧渊，初过江时，在市井间籍籍无名，甚至靠乞讨度日。而到了殷浩家中，尽管高朋满座，名流云集，但他讲起玄学义理来，却无愧色，甚至滔滔不

绝，因而一举成名。

王世懋评曰：
“名言！名言！”

49. 人有问殷中军^[1]：“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2]，将得财而梦矢秽^[3]？”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注释]

[1] 殷中军：殷浩。前已见。 [2] 位：官位，爵位。 [3] 矢：通“屎”。

[点评]

殷浩对“官”“财”如臭腐、粪土的解释，之所以成为名言，在于它体现了魏晋名士崇尚清正的时代风气。

刘辰翁评曰：
“各情性所近，非谢公识量，此语为查施（一作“施查”，义同拖查），谁省？”

52. 谢公因子弟集聚^[1]，问：“《毛诗》何句最佳^[2]？”遏称曰^[3]：“昔我往矣^[4]，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讵谟定命^[5]，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6]。

[注释]

[1] 谢公：谢安。因：趁着，就便。子弟：对晚辈的统称。这里指“子侄”。 [2] 《毛诗》：汉代传述《诗经》的有齐、鲁、韩

三家以及毛亨。三家诗已失散，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故称《毛诗》，即今所存之本。 [3] 暹：是谢玄的小名，谢安之侄。 [4] “昔我往矣”以下四句：语出《诗经·小雅·采薇》，大意是：想起我离家出征的时光，杨柳轻轻摆动；如今我回到家乡，雪花漫天飘扬。依依，轻柔貌，形容柳丝随风飘舞。思，助词。雨（yù），落，下，作动词。霏霏，雪盛貌。这是一首描写征人行役之苦的诗，通过景物的变换，抒发内心的悲哀。 [5]“讷（x）谟定命”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抑》，大意是：治国方略认真谋划，长远大计及时宣告。此诗写治国之道。讷谟，宏谋大略。定命，审定号令。远猷（yóu），长远大计。辰，时。 [6] 偏：最。雅人：高尚文雅的人。深致：深远的意趣。

[点评]

这是谢公又一次与子弟游集的情境（可参见《言语》篇“谢太傅问诸子侄”则），这次讨论的内容是《诗经》。各自发表看法，谢公参与讨论，也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强加于人。至于看法各有不同，则是性情各异，谢玄从艺术的角度欣赏，谢公则从政治的需要出发，见仁见智，各有所好。

55. 支道林、许、谢盛德^[1]，共集王家^[2]。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3]。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4]。”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5]。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6]。支道林先通，作

七百许语^[7]，叙致精丽^[8]，才藻奇拔^[9]，众咸称善^[10]。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11]，少不自竭。”谢后粗难^[12]，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13]，既自难干^[14]，加意气拟托^[15]，萧然自得^[16]，四坐莫不厌心^[17]。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18]，故复自佳耳。”

陈梦槐评曰：
“有此叙致，一日风流，千载可怀。”

[注释]

[1] 许、谢：指许询、谢安。盛德：德望很高，修养深厚。这里称道支、许、谢诸人。 [2] 王：即王濛。 [3] 彦会：贤士的聚会。彦，士之美称，才能杰出的人。 [4] 写：同“泻”，抒发。 [5] 《渔父》：《庄子》篇名，记叙孔子与渔父问答。渔父劝孔子弃仁义之说，绝礼乐之饰，反朴归真，务求保身。表现道家消极隐退的思想。 [6] 通：阐发，陈述。 [7] 许：左右，表示概数。 [8] 叙致：谈论的情致。 [9] 才藻：才华。奇拔：奇妙拔俗。 [10] 咸：都，全部。 [11] “今日之言”二句：意谓今日谈论，很少有保留，没有不尽意的了。 [12] 粗难：大略提出一些疑问。 [13] 才峰秀逸：才华出众，特异超俗。 [14] 难干：难以企及。 [15] 拟托：比拟、寄托。 [16] 萧然：潇洒。 [17] 厌心：心意满足。 [18] 一往：一直。奔诣：直向高深境界。诣，学问的某种境界。

[点评]

谈玄论辩，通常是二人对谈，这次是一人主讲，四座皆通。谢安以主持人的身份作开场白，许询定题，支道林最先开讲，然后四座各讲一通，最后谢安以最精彩的长篇演讲作结。自始至终，热情洋溢，互相夸赞，皆大欢喜。

63. 殷仲堪云^[1]：“三日不读《道德经》^[2]，便觉舌本间强^[3]。”

[注释]

[1] 殷仲堪：参见《德行》篇“殷仲堪既为荆州”条注释。据《晋书·殷仲堪传》，殷仲堪著有《道德论》。 [2] 《道德经》：书名，亦名《老子》。 [3] 舌本间（jiàn）强：舌根僵硬。舌本，舌根。间，处。强，不柔顺。

[点评]

所谓“舌本间强”，或许应当与谈玄相联系：如果三天不读《道德经》，清谈论辩时就会觉得才思不敏捷，话语不流畅。可见其嗜好《道德经》，到了何种境地。

66.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1]，不成者^[2]，行大法^[3]。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4]，漉菽以为汁^[5]。萁在釜下然^[6]，豆在釜中泣。本

十字锥心！

自同根生^[7]，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注释]

[1]文帝：魏文帝曹丕，曹操长子，名丕。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立为帝。东阿王：曹植，字子建，曹丕胞弟。天资聪敏，博学能文，是建安时代杰出的诗人。曹操欲立为太子，兄丕十分忌恨。曹丕称帝后，一再将他贬爵徙封，后封为东阿王。曹丕、曹植与其父曹操，被称为“三曹”，在文学上皆有成就。 [2]者：语助词。 [3]大法：重刑，亦即死刑。 [4]持作羹：用来作羹汤。 [5]漉(lù)：过滤。菽(shù)：豆类的总称。 [6]萁(qí)：豆秸，豆茎。釜(fǔ)：锅。然：通“燃”。 [7]“本自同根生”二句：意谓我们（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根所生，你煎熬我怎么这样急迫！

[点评]

曹植的“七步诗”十分有名。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诗好，诗中借豆子的哭诉，比喻骨肉相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二是作者才思敏捷，应声而作，七步成诗。此诗流传甚广，文字略有差异，明张溥所辑《汉魏百三名家集》，其中《陈思王集·七步诗》注引《曼叟诗话》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按，明王世懋于此则前有评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是说以此则为界，之前为玄学，此后为文章，在《文学》这个类目中实际上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参见本篇类目解说）。

67.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1]，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2]。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3]。籍时在袁孝尼家^[4]，宿醉扶起^[5]，书札为之^[6]，无所点定^[7]，乃写付使^[8]。时人以为神笔^[9]。

刘应登评曰：“嗣宗此笔为大节之玷矣。”

[注释]

[1]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以下三句：晋文王即司马昭，当初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司马昭为大将军，专国政，曹髦被迫封他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他假装谦让，不肯接受。九锡，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的九种礼物。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铁钺，九曰秬鬯。”西汉王莽篡位前先加九锡，汉末献帝赐曹操九锡，可见赐九锡并非一般赠礼，意味着王朝的逊让更迭。 [2] 公卿将校：指朝廷中高级文武官员。公卿，三公九卿。将校，均为武官衔。诣(yì)府，到司马昭家中。诣，往。敦喻：恳切劝说，实为劝进。 [3] 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谓郑冲派使者去请阮籍写劝进文。郑冲，仕魏为陈留太守，累官司空，封寿光侯。信，使者。阮籍，前已见。 [4] 袁孝尼：袁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武帝泰始中，官至给事中。 [5] 宿醉：昨晚酒醉。 [6] 书札：书写信札。 [7] 无所点定：不经修改就定稿。 [8] 写：誊写，抄正。 [9] 神：神奇，神妙。笔：不押韵的散文。

[点评]

此则赞扬阮籍的文才。然而，写这种吹捧肉麻的劝进文，按照阮籍的性格应当是拒绝的，但他还是写了，故刘应登认为是“大节之玷”。不过，《晋书·阮籍传》记载此事，写得比较含蓄，阮籍先是醉酒将此事忘了，后来也是趁着酒意写的。其文曰：“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68.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1]，时人互有讥訾^[2]，思意不愜^[3]。后示张公^[4]，张曰：“此《二京》可三^[5]。然君文未重于世^[6]，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7]。谧见之嗟叹^[8]，遂为作叙^[9]。于是先相非貳者^[10]，莫不敛衽赞述焉^[11]。

[注释]

[1]左太冲：左思，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北）人。貌陋口讷但博学能文，为西晋初年杰出文学家。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了《三都赋》，即《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描写三国都城之壮丽，广为传诵。 [2]讥訾（z）：讪笑毁谤。 [3]思意不愜（qiè）：左思心里不愉快。愜，快意。 [4]后示张公：后来把赋给张公看。张公，张华，学识广博，名重一时，曾任太常、司空。著有《博物志》。 [5]《二京》可三：这句是说《三都赋》可以和《西

京赋》《东京赋》鼎足而三，与之齐名。意谓《三都赋》可以与《二京赋》相媲美。《二京》，《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东汉张衡作，描述长安和洛阳的富丽。三，用作动词，并列为三。 [6] “然君文未重于世”二句：意谓左思的文章尚未引起世人重视，须经名人推荐才行。 [7] 询求：拜访请教。皇甫谧(mì)：字士安，晋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人。博通经籍，隐居不仕，著有《高士传》。 [8] 之：代指《三都赋》。嗟叹：赞叹。 [9] 叙：同“序”。 [10] 先相非贰者：从前诋毁《三都赋》的人。 [11] 敛衽(rèn)：整理衣襟，表示敬意。赞述：赞美称道。

[点评]

此则记述左思写《三都赋》，经张华评价和皇甫谧作序，身价大增。此亦“登龙门”乎！（参见《德行》篇“李元礼风格秀整”则）《晋书·左思传》详载其事，曰：“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班固、张衡），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

70. 乐令善于清言^[1]，而不长于手笔^[2]。将让河南尹^[3]，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4]。”乐为述己所以为让^[5]，标位二百许语^[6]。潘直取错综^[7]，便成名笔^[8]。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9]，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10]。”

[注释]

[1] 乐令：乐广，字彦辅，曾任尚书令，故称乐令。《晋书·乐广传》称其“性冲约，有远识”。 [2] 手笔：写文章。 [3] “将让河南尹”二句：乐广当时任河南尹，他想让位，便请潘岳代为作表。河南尹，河南郡长官，河南郡是西晋国都所在。潘岳，字安仁，早负才名，太康时著名文学家，长于抒情，善用辞藻。表，给皇帝的奏章。 [4] 要当：总归，必须。 [5] 所以为让：所以请辞让位的原因。 [6] 标位：揭示列举。 [7] 错综：交错综合，即将乐令所表达的意思错综为文。 [8] 名笔：名作。 [9] 假借。 [10] 斯：指代这篇奏表。

[点评]

乐令善于清谈，却不善于写文章，他想辞职，乃请会写文章的潘岳替自己给皇上写奏表。潘岳满口答应，但要求乐令把辞职的理由讲给他听。于是二人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也就成了这篇“名笔”。

72. 孙子荆除妇服^[1]，作诗以示王武子^[2]。

王曰：“未知文生于情^[3]，情生于文。览之凄然^[4]，增伉俪之重。”

李贽评曰：“孙子荆文生于情，王武子情生于文。”

[注释]

[1] 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县（今山西平遥）人。与同郡王济交好，济称其“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官至太守。除妇服：按照礼俗为妻子服丧期满，脱去丧服。夫为妻服丧期为一

年。 [2] 作诗以示王武子：谓孙楚将悼念亡妻的诗送给王武子看。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司徒王浑之子。长于清言，文词俊茂。历任中书郎、太仆。 [3] “未知文生于情”二句：意谓孙楚的诗表现出对亡妻的深厚情感，文与情交融在一起，使王济分不出到底是文先于情，还是情先于文。 [4] “览之凄然”二句：谓王济读了孙楚的诗后，感到十分悲伤，更增加了对夫妻情义的珍惜。伉俪（kàng lì），夫妻。

[点评]

孙子荆作悼亡诗纪念亡妻，情文并茂，好友王武子读后，深受感染，提出究竟文生于情，还是情生于文的问题。这既是受当时玄学影响的玄思，也是文学理论探讨的大问题。

75. 庾子嵩作《意赋》成^[1]，从子文康见^[2]，问曰：“若有意邪^[3]，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注释]

[1] 庾子嵩：庾敳，字子嵩，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自称是老庄之徒。《意赋》：一篇寄意抒情的骚体诗，其文载《晋书》本传。 [2] 从子：侄子。文康：庾亮，文康是其谥号。 [3] “若有意邪”以下四句：意谓若是有意，不是赋所能完全表达出来的；若是无意，又何须作赋呢？

王世懋评曰
“此从《庄子》得来。”
（按，《庄子·山木》
有云：“将处于材与
不材之间。”）

[点评]

此篇是“言不尽意”的最好注脚。李贽评曰：“庾公聪明。”

76. 郭景纯诗云^[1]：“林无静树^[2]，川无停流。”阮孚云^[3]：“泓峥萧瑟^[4]，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5]。”

刘辰翁评曰：“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

[注释]

[1] 郭景纯：郭璞，字景纯，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博学多才，词赋为当时之冠，精通天文历算及五行卜筮之术。元帝时任著作郎，后为王敦的记室参军，因阻止王敦起兵而被杀。著有《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等。 [2] “林无静树”二句：林中没有静止不动的树木，江河中没有停滞不前的流水。据刘孝标注：这两句诗出自郭璞的《幽思篇》。 [3] 阮孚：字遥集，陈留尉氏县（今河南尉氏）人。官至安东将军、丹阳尹等。 [4] “泓峥（hóng zhēng）萧瑟”二句：赞赏郭诗境界高妙，流水淙淙，林风阵阵，实在妙不可言。泓峥，喧闹，形容水声。萧瑟，形容林间的风声。 [5] 神超形越：谓诗情动人，读之有神清气爽、超越凡尘之感。

[点评]

郭璞的诗把世间万物运行不已的规律，寓于描写山川景物的诗句之中。阮孚读后，从中领悟到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形神超越”之感。

84. 孙兴公云^[1]：“潘文烂若披锦^[2]，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3]，往往见宝。”

[注释]

[1]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好游乐山水，作《遂初赋》，表示隐逸志趣。后出仕，官至散骑常侍、领著作郎。 [2] “潘文烂若披锦”二句：谓潘岳文章像披上锦绣一样，文采斑斓，无处不好。比喻其文整体华美。潘，指潘岳，参见本篇“乐令善于清言”条注释。 [3] “陆文若排沙简金”二句：谓陆机文章并非全篇都好，但如排沙拣金，往往能发现精华。陆，指陆机，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一带）人。西晋著名文学家。排沙简金，比喻去粗取精。排，排去。简，选择。

[点评]

孙绰评论潘岳、陆机二人的文章，采用譬喻之法，颇为形象，然未必确当。明人王世贞颇不以为然，认为“陆翩翩藻秀，颇见才致。”另外，《世说新语》本篇第89则“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语意略近，或为重出，可资参照。

88. 袁虎少贫^[1]，尝为人佣载运租^[2]。谢镇西经船行^[3]，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4]，甚有情致。所咏五言^[5]，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6]。即遣委曲讯问^[7]，乃是袁

李贽评曰：“此人亦为佣乎？”

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8]，大相赏得^[9]。

[注释]

[1] 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为虎，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孤贫，谢尚为豫州刺史，引为参军，后为桓温的记室参军，吏部郎，东阳太守。有文才，善著文，著有《咏史诗》《东征赋》《北征赋》《三国名臣颂》《竹林名士传》等。 [2] 佣载运租：受人雇佣，运送租粮。租，田赋。 [3] 谢镇西：谢尚，字仁祖，曾任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经：尝。 [4] 渚（zhǔ）：水中小洲。估客：商贩。 [5] 五言：诗体名，谓五言诗。 [6] 叹美：赞美。已：止。 [7] 委曲：委婉曲折。讯问：打听。 [8] 要（yào）：邀请。 [9] 赏得：赏识、相得。

[点评]

此则写袁宏夜吟已作《咏史诗》，为谢尚所赏识。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遂往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宏父勔，官临汝令）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晋书·袁宏传》亦有此记载。

96. 桓宣武北征^[1]，袁虎时从^[2]，被责免官^[3]。会须露布文^[4]，唤袁倚马前令作^[5]。手不

辍笔^[6]，俄得七纸^[7]，殊可观^[8]。东亭在侧^[9]，
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10]。”

[注释]

[1] 桓宣武北征：桓温于太和四年（369）北征前燕。 [2] 袁虎：即袁宏。曾为谢尚的参军、桓温的记室。袁宏小字为“虎”，故称。 [3] 被责免官：被问责而遭免职。 [4] 会须露布文：适逢需要露布文。须，通“需”。露布文，檄文之类，如征召、捷报等紧急文书，不加封检，露而宣布，故称。 [5] 倚马前令作：站立在马前听候命令作文。 [6] 辍笔：停笔。 [7] 俄：片刻，一会儿。 [8] 可观：称赞其文美好。 [9] 东亭：王珣，曾为桓温的主簿，后封东亭侯，时称王东亭。 [10] 当令齿舌间得利：大意是，我官职虽不利（被免官），也要让文才显露一下，得到别人的赞赏，从中获得口头夸奖的好处。

王世懋评曰：“此语最深难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东亭叹赏，齿舌间得利而已，何益于事。自古文人同恨。”

[点评]

此则称赞袁虎才思敏捷，马前作文，一挥而就。成语“倚马可待”或“倚马之才”本此。末句或为牢骚之词。

101. 王孝伯在京^[1]，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2]，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3]，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注释]

[1] 王孝伯：王恭，字孝伯。参见《德行》篇“王恭从会稽还”条注释。京：东晋京城建康，即今江苏南京。 [2] 行散：魏晋名士迷信丹药，常服五石散以求养生。服药后，浑身发热，须行走以散发药性，称“行散”或“行药”。王睹：王爽，字季明，小字睹，王恭四弟，官至侍中。 [3] “所遇无故物”二句：意谓一路上看到的再也不是旧时的景物，人哪能不很快就老了呢？王孝伯借此表示对时光流逝、生死无常的感叹。王恭所咏诗出自《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点评]

王恭之所以欣赏这首古诗，当与其服药行散相联系，意在感叹人生短暂，服药又有何益呢？王恭为官清廉，身无长物（参见《德行》篇第44则），也许与古诗中“荣名以为宝”亦有精神上的契合。

方正第五

方正，品行端方正直。《史记·孝文本纪》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自汉文帝发布诏令以来，“贤良方正”一直是历代取士的重要标准，唐代开始成为科举考试固定的制科，延续至清。本篇所载，多为魏晋士族和官吏刚正不阿、为官耿直、不畏权势、不事谄谀的故事。

《方正》篇凡 66 则，入选 19 则。

1. 陈太丘与友期行^[1]，期日中^[2]。过中不至，太丘舍去^[3]，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4]，门外戏^[5]。客问元方：“尊君在不^[6]？”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7]。”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8]，日中不至，则是无信^[9]；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10]。元方入门不顾^[11]。

“入门不顾”四字极佳！孩童不屑、不理之神态毕现。

[注释]

[1] 陈太丘：陈寔。参见《德行》篇“客有问陈季方”条注释。期行：相约同行。 [2] 日中：正午。 [3] 舍去：不顾而去。 [4] 元方：陈纪，字元方，寔长子。参见《德行》篇“客有问陈季方”条注释。 [5] 戏：游玩。 [6] 尊君：令尊，尊称对方的父亲。 [7] 委：舍弃。 [8] 家君：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9] 无信：不守信约。 [10] 引：牵拉，招引，以示亲切。 [11] 不顾：不理睬。

[点评]

一个七岁的小孩，既明事理，又有胆识，敢于指责对方“无信”“无礼”，令人欣喜！

2. 南阳宗世林^[1]，魏武同时^[2]，而甚薄其为人^[3]，不与之交^[4]。及魏武作司空^[5]，总朝

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6]。”世林既以忤旨见疏^[7]，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8]，皆独拜床下^[9]。其见礼如此^[10]。

辞婉而志坚。

[注释]

[1] 宗世林：宗承，字世林，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以德行节操为世人所重。曹丕称帝，征为直谏大夫。 [2] 魏武：魏武帝曹操。 [3] 薄：轻视。 [4] 之：代指曹操。 [5] 魏武作司空：曹操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为司空，总揽朝政。 [6] 松柏之志：松柏经冬而不凋，常用来比喻品节坚贞，这里暗示仍不愿与之交往。 [7] “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二句：谓世林由于违背曹操的旨意而被疏远，因此官位和他的德行不相称。 [8] 文帝兄弟：指魏文帝曹丕和弟弟曹植。造：拜访。 [9] 独：却，偏偏。床：坐榻，一种坐具。按，拜床下，当是行弟子礼。 [10] 见礼：受到礼遇。

[点评]

此则称扬宗世林不畏权势，坚守本志，虽受压制、被冷落却不屈从。而曹操之奸雄，以及曹丕、曹植待其尊敬有加，更反衬其品格之高。

5. 诸葛亮之次渭滨^[1]，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2]，乃遣辛毗为军司马^[3]。宣王既

朱熹评曰：“司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令不出兵，其实是不敢出也。”

与亮对渭而陈^[4]，亮设诱谲万方^[5]，宣王果大忿^[6]，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覘之^[7]，还曰：“有一老夫^[8]，毅然仗黄钺^[9]，当军门立^[10]，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注释]

[1]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隐居躬耕于南阳，后刘备三顾茅庐，遂出，为其谋划军事，取荆州，定益州、汉中之地，建立蜀汉。刘备即帝位，亮为蜀汉丞相。备死，亮辅幼主刘禅。以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南征北战，志在恢复中原，振兴汉室，年五十四卒于军中。次：临时驻扎。渭滨：渭水之滨。按，魏明帝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师北伐，与司马懿相持渭水。 [2] 魏明帝：曹叡，字元仲，魏文帝曹丕之子，在位十三年，卒谥明。晋宣王：司马懿。前已见。 [3] 辛毗（pí）：字佐治，仕魏任卫尉等职。军司马：即行军司马，将军府的官员，平时总理事务，作战时负参谋之责。 [4] 陈：通“阵”，作动词用，对阵。 [5] 谲（jué）：诡诈。万方：多种方法。 [6] 忿（fèn）：恼怒。 [7] 间谍：侦探。覘（chān）：侦察。 [8] 老夫：老年男人。 [9] 黄钺（yuè）：用黄金装饰的大斧，帝王赐给主持征伐的大臣。这里表明辛毗奉命监军。 [10] 军门：军营之门。

[点评]

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亦即魏明帝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师北伐，与司马懿所率魏军相持渭水。由于蜀军劳师远征，希望速战速决，故诸葛亮不断挑战，甚至

送出妇女头巾和发饰，以激怒司马懿；魏明帝担心司马懿沉不住气，特派辛毗持节制止。此则写魏明帝善于用人，辛毗忠于职守，当军门而立，使司马懿不得应战。而诸葛亮看出曹魏的防御战略意图，知仗黄钺守军门者必为辛毗。

6. 夏侯玄既被桎梏^[1]，时钟毓为廷尉^[2]，钟会先不与玄相知^[3]，因便狎之^[4]。玄曰：“虽复刑余之人^[5]，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6]，临刑东市^[7]，颜色不异。

[注释]

[1] 夏侯玄：字泰初，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仕魏官至大鸿胪。大将军司马师专权，中书令李丰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氏，事泄，玄遂被害。桎梏（zhì gù）：枷锁，脚镣和手铐。这里指夏侯玄被捕。 [2] 钟毓：字稚叔，魏太傅钟繇长子。历官廷尉、刺史、都督等。廷尉：官名，掌管刑狱。 [3] 钟会：钟毓之弟。 [4] 狎（xiá）：亲近而不庄重。 [5] “虽复刑余之人”二句：即便身为囚徒，也不敢听从。意思是谢绝与钟会结交。刑余之人，指受过刑的人。 [6] 考掠：拷打。初无：从来没有。 [7] 东市：行刑的地方，法场。汉代在长安东面的市场行刑，故后代通称法场为东市。

[点评]

夏侯玄虽为“刑余之人”，但面对狎侮，仍严辞以对，

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与气节。

8. 高贵乡公薨^[1]，内外喧哗^[2]。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3]：“何以静之^[4]？”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5]。”文王曰：“可复下此不^[6]？”对曰：“但见其上^[7]，未见其下。”

刘辰翁评曰：
“真方正之目也，神志凜然。”

[注释]

[1] 高贵乡公：即曹髦（máo），字彦士，未登基前封为郟县高贵乡公。大将军司马师废魏齐王曹芳，立曹髦为帝，在位七年，司马昭专权，自为相国，曹髦想除掉他，反被司马氏亲信贾充所杀。薨（hōng）：诸侯死之称。[2] 内外喧哗：朝廷内外群情激愤，议论纷纷。[3] 司马文王：司马昭，参见《文学》篇“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则注释。陈泰：字玄伯，三国魏许昌（今属河南）人，魏司空陈群之子。官至光禄大夫。曹髦被杀后，他号哭呕血而死。[4] 何以静之：怎样使群情安定下来？之，代指喧哗。[5] 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意谓只有杀了贾充，向天下人谢罪，才能平息。贾充，字公闾，仕魏历任廷尉、中护军等职；入晋，官至尚书令。谢，谢罪，表示承认过失。[6] 可复下此不：意谓能否考虑比这轻一点的处理办法？不，同“否”。[7] “但见其上”二句：谓平息民愤惩治凶犯的办法，只可要求得更高些，不可低于此。

[点评]

此则刘孝标注引《汉晋春秋》，详细记载了刺杀高贵乡公这一血腥的宫廷政变。曰：“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

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谏，不听，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昭为之备。髦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佃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佃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髦，刃出于背。”又曰：“曹髦之薨，司马昭闻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谓我何？’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杀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闰（贾充，字公闰）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惟有进于此，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陈泰不惧残暴，不畏权势，坚持惩治凶手，以谢天下。虽千载之下，其凛然正气，可干云天。

9.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1]，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2]，卿试往看^[3]。”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4]。”

[注释]

[1] 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人。武帝时为黄

门侍郎，迁中书令，颇受器重。武帝：司马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晋开国君主。 [2] 东宫：古时皇太子居东宫，后常用以代称太子。这里指司马衷，武帝次子，即晋惠帝。其人性懦弱，泰始三年（267）立为太子时，和峤担心他不能继承大任，一再进谏。但武帝袒护他，称他近来有所长进。顷：近来。成进：长进。 [3] 卿：君对臣的爱称。 [4] 圣质：资质。圣，敬称。“圣质如初”，即没什么长进。

[点评]

和峤敢于直言，不给武帝面子，与本篇宗世林对魏武语“松柏之志犹存”，都显得不卑不亢，有异曲同工之妙。按，《晋书·和峤传》有详细记载：“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颢、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颢、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

10. 诸葛靚后入晋^[1]，除大司马^[2]，召不起^[3]。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4]。与武帝有旧^[5]，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靚^[6]。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7]。礼毕，酒酣^[8]，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9]？”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10]，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11]。帝

李贽评曰：“上有贤君，而后下有贤臣，唯贤知贤，亦未易遇也。然所谓贤，亦即事即时，稍有见识力量足称耳。若必皆如齐桓、仲父，安可得耶！”

于是惭悔而出。

[注释]

[1] 诸葛靓 (jìng): 三国时为吴国司马, 吴亡后, 到晋国都城洛阳。因父诸葛诞为司马昭所杀, 不肯在晋室做官, 后归乡里, 终身不向京洛而坐。 [2] 除: 授官, 任命。大司马: 官职名, 魏晋时为军府官员, 三公之一。 [3] 召不起: 征召而不肯就任。起, 出任。 [4] 背洛水而坐: 面不北向晋京城洛阳, 表示不归属晋朝。洛水, 即洛河, 在洛阳南面。这里借指西晋都城洛阳。 [5] 有旧: 有旧交情。 [6] 诸葛妃: 指司马懿的儿子琅琊王的王妃, 晋武帝的嫡母, 诸葛靓的姐姐。 [7] 太妃间: 太妃的住处。 [8] 酒酣: 饮酒至畅快时。 [9] 故复: 仍然, 还。竹马之好: 比喻儿童时代的交情。竹马, 儿童用来当马骑的竹竿。 [10] 吞炭漆身: 战国时期, 晋智伯被赵襄子所杀, 门客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 吞炭为哑、漆身为厉 (癩), 改变声音容貌, 替主人报仇, 伺机刺杀赵襄子。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11] 涕泗百行: 涕泪交流的样子。涕, 泪。泗, 鼻涕。

[点评]

诸葛靓不仕晋, 即便武帝和太妃亲自调停, 亦不改初衷, 并且以未能效法豫让吞炭漆身为憾, 进一步表明志节。

14. 晋武帝时, 荀勖为中书监^[1], 和峤为令^[2]。故事^[3], 监、令由来共车^[4]。峤性雅正^[5],

常疾勔谄谀^[6]。后公车来^[7]，峤便登，正向前坐^[8]，不复容勔。勔方更觅车^[9]，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注释]

[1] 荀勔(xù): 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初仕魏为侍中。入晋，任中书监，进光禄大夫，迁尚书令。中书监：中书省副职，魏晋时与中书令并置，掌管机密。 [2] 令：即中书令，中书省的正职。 [3] 故事：旧例、成规。 [4] 共车：同乘一辆车上下朝。 [5] 雅正：正直。 [6] 疾：厌恶，憎恨。谄谀(chǎn yú)：谄媚阿谀，巴结奉承。 [7] 公车：官车。 [8] 正向前坐：朝前坐在位子的正中，即没给中书监荀勔留出座位。 [9] 更觅车：另外再找车。

[点评]

这两位中书省的正、副职，不是工作上的矛盾，也不是《晋纪》上说的和峤“强抗”专横(刘孝标注引)，而是和峤太正直，很讨厌荀勔的阿谀奉承，不愿与他同乘一辆车上朝。因而，用车制度从此做出更改，监、令各自配车。

首句“众坐”二字不可忽略。

18.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1]：“陆逊、陆抗是君何物^[2]？”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3]。”士龙失色^[4]。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5]，彼